





鮎埼亭集卷十五

碑銘

鄞 全祖望 紹衣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

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  
烺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烺為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十  
有一月公疽發背薨歸塋于越嗚呼為子馮為楚畫平  
舒之策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為子之功  
也歸封邑于其子羊叔子畫平吳之策于晉及其後身



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羊太傅之功也告之于其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覈也唐裴晉公之平淮則李涼公不免有慙德矣然涼公之有憾于碑非敢以捨晉公也特欲軒之顏循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亦不過在文字而酬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循古通固無不及也今公以航海數千里之提封濱海數百城之巨惠三世不賓之餘孽累年運籌一旦而廓清之又並非為羊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移之別將溘然長逝并不蒙秬鬯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有言而彼偃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臺灣自生民以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為海盜嘗屯

聚焉芝龍既受招撫之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于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侵軼我中土己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取臺灣定為老巢而往來二島間為窺衅計壬寅成功沒其諸將如施琅黃梧等先已降于我至是以兵平二島其子經遁入臺灣軍不及萬舡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有二年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次年始乞師于鄭氏臺人大喜函渡海而西閩中故皆鄭氏恩舊精忠之海澄總兵趙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皆附于經精忠始懼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遽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



桂累為精忠請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不獲成次年三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賂經重申盟然經兵不旋踵取汀州鄭氏復大振其時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江入而公以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兵帥之赴王請自効王喜即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進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擊楓橋賊破之而甌人之謀應精忠者俱殪王即中遷公溫處分巡道僉事駐吹臺益募兵自為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岡精忠之驍將曾養性至温州公使儀逆擊大破之精忠方震于鄭氏汀州之逼而大兵已奪仙霞關而入公為前鋒乃遣人說之曰鄭氏害日深而延建又失跋前疐後其誰與守何不束

身歸于

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禽乎精忠狐疑公單騎至其營說之精忠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伉爽享罷長揖徑出曰王自裁之精忠曰是始李抱真之流定不欺我遂降論功即以公為福建布政司仍從征進勦鄭氏精忠之降也其諸將多畏罪經經遂乘虛取興化邵武而吳三桂驍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陰也為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兵得死士三千厚養之即以為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



武復收興化尋盡收漳泉之地經遁入廈門公復挾大  
任以臨潮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州而去七  
府既定或謂南荒其又矣公曰二島未平莫高枕而卧  
也明年鄭氏果復出二月連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滸  
諸堡取石馬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爐諸堡  
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淑祐而國軒尤銳于是總督  
卽廷相嗣海澄公黃世芳副都統胡克合軍漳州以攻  
之檄會海寧將軍喇哈達都督伯墨黑林之軍于福州  
平南將軍賴塔之軍于潮州提督段應舉之軍于泉州  
畢至公以所部賂臺人于壁爐俄而黃芳世穆黑林遇  
之灣腰樹而敗胡克邀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儀自三

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于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  
取平和還圍海澄斷塹環樁飛鳥莫能渡沿海無賴輩  
從之如雲于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諭求王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  
詞薦公六月乃就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  
以按察使司吳公興祚為巡撫助公公馳督諸軍至葛  
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舉投縲死之總兵黃  
藍巷戰死之官兵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軒下漳平長  
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  
泉州號稱十萬寔六萬公分兵救泉急令諸將扼險要



廣儲峙并繕治諸城堡而密陳于

天子曰賊之所以晷突而無前者蓋閩人為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為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人絀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為吾用而後賊可止是固非但爭衡于一勝一負之間者也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委以軍事且謂閩部諸公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略今平南將軍以下分道出綴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間復平和漳平而總兵林賢等敗其水軍于定海九月國軒乃解定州之圍并力功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為十九寨列烽相望國

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于西吳淑何祐以十一鎮精兵二萬軍于南請與大軍決戰于虎龍蜈蚣二山之間公五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恟懼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敗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役矣每日春客博飲自如而胡都統以騎至合之亦僅八千人公即以胡為前軍自以所部繼之分賴耿之軍為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兵復出國軒不支前軍中軍還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三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軒涵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



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人張雄入廈門撫經  
不從十有八年公念海澄負險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  
尾不可猝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修來館于漳  
州不愛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致  
使以華轂鮮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求漳泉之  
人爭相喧述公時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間雖信陵君  
之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且鍾離昧周般之骨鯁可  
坐而盡也况豎子之游魂乎是不終歲其五鎮大將  
廖瑛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竒烈陳士愷等  
繼之林翰許毅等皆被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練諳  
降將之卒克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公與水

師提督萬正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逼海壇鄭氏戈  
艦將朱天貴故受公約首以所部五樓三百降遂復海  
壇公待天貴厚以為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  
茫然失恃棄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棄廈門  
金門奉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尚在堂數經曰  
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姚公天人也其更無  
往閩土既平吏兵二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  
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  
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  
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  
劫掠奸民乘之曰以生事而民之供億亦困于是遷界



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城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  
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  
上魚蜃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園地莫敢裁  
量且日益耗已而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  
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  
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踞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  
則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即以屋中之民  
役之朋淫其妻女擊其老幼啞吡唵稍不如意箠楚  
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  
蒿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如除口率  
草挑夫鋪甲減餉後時與悍將驕兵悉力相持及鄭氏

等入海澄公言于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  
能秣馬而驅之波浪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鞞鞞鞅  
鞞也而軍需之匱禁旅所養馬且三萬一馬日費穀斗  
有六升計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馬一日足養水師  
三十萬人非但為民寔為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  
奏愷告閑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  
靖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奈之何故公連上三疏  
朝臣莫敢主者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令  
入朝天子乃允公詔王班師但留吳喇二將以善後既  
而盡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  
于王令軍中敢有私携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



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欣然而歸于是私  
請開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扼寨可以列戍俱有田可  
耕而魚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與  
鮫人蠶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援外也由福清而南  
臣已相度經營了然可措將開商市給牛種為國家卹  
流亡而收甌脫自然之利保無患焉  
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仕之乃報可  
自撤兵而閩人出湯火之厄更開界而閩人得耕魚衣  
食之資相與狂號喜躍曰姚公活我公乃大造八槳舡  
糧舡雙蓬舡并請招紅夷夾板舡以圖臺灣初鄭經有  
嬖人施亥者公密招之令禽經以自歸亥諾公而事洩

會經死而嗣子克塽少公又結其行人傳為霖將用我  
故臣續順公沈瑞以覆鄭氏續順公者其先明將沈志  
祥自遼左即歸于我時已有恭順懷順智順三王皆降  
將故以續順為之名其後出鎮閩尋移粵耿逆之反并  
其軍遷之饒平鄭氏攻饒平而獲之遂以入臺至是公  
密約之糾合十一鎮刻日將發事洩瑞等死公又購死  
士入臺令縛國軒者再雖皆不克然鄭氏益以此崩剝  
不知所為方施烺之叛成功而歸附也  
世祖即以為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沒烺以平臺自任  
出兵不克頗疑其貳名入京不復用而水師亦罷公之  
以布政使奏軍事也即薦用烺不報及為總督乃以萬



正色任之至是請改正色為路陸仍以水師用烺且曰  
臣願以百口保烺必無他

天子始遣之既至厚資給之是時閩人皆知鄭氏亡在  
漏刻公之入臺特過師枕席之上耳其必用烺者特以  
其為成功故將欲借之以為先驅而不虞烺之輒思攘  
功也烺至即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已得以師進時公  
已率師出海見烺疏不憚自陳請行

詔召公還廈門二十一年五月將田銅山出師下澎湖  
公主乘北風以十月攻湖北烺主乘南風及時攻湖南  
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惟娘媽宮耳使賊固守未能  
猝下我兵進退皆失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皆可依澎

湖而下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風尤宜擇地諸大將吳  
英林承林賢陳龍等皆曰姚公言是烺諾之而頗不以  
為然是年不果出師次年六月乙亥烺竟以師行公又  
戒之如初烺竟南行國軒果守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  
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為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  
萬自年心灣出其時林陞以精兵萬自鷄籠嶼出夾攻  
我軍集矢于烺之目烺懼時官兵泊八罩其地甚惡公  
遣使譙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必有至者雖然勝敗  
兵家之常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  
速赴之烺得書且慚且喜而賊將呂韜等間使果至烺  
復進澎湖水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眾



爭降天貴亦死而國軒由吼門逸去公遣吏卒以大舡  
運金繒貨米旁午來軍且諭煨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  
之歸以携臺人之心煨如言行之先是漳浦道士黃性  
震自臺來降公以為千戶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公  
遣之國軒曾以書密報公然猶未肯遽降也至是降性  
震故洩之于是國軒君臣自相猜既敗欲更出聞其下  
莫為用大兵遂由鹿耳門平行而入七月甲午國軒以  
鄭氏降繳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  
忠孝伯御營都督等印信除道出迎八月癸亥大兵前  
歌後舞悉入臺灣自公以布政使隨征即自膳部兵不  
資國帑及築修來館于漳浦所捐招撫金三四十萬及

贖難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勲大賚又十餘萬而又  
未嘗絲毫取之百姓莫知經營所出自也公笑曰臺灣  
則既平矣然亦消金一大鍋子矣于是北風正利煨乃  
遣其子弟由海道自澤門先告捷而後上露布于公而  
公之告捷也使者由駟道行及至則後煨已二十餘日  
天子既得煨疏大喜軒之在平滇諸勲之上而恠公疏  
之久而至也閩士之仕于京者亦皆先入煨之說左袒  
煨莫有為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煨將以次及公公  
疏言此皆廟謨天定微臣無力  
天子疑以為有懟焉未幾有名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  
起前明故太僕沈公光文鄞人也從亡海上由浙而粵



而閩者廿年避地臺灣其依鄭氏者亦十年成功沒太僕以經不克負荷頗有風刺幾為所殺乃削髮為頭陀至是老矣公遣人首致問曰管寧無恙將具扉屨送之還公薨太僕亦竟野死于臺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減雞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也至是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勛業豫徵于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見白于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海外之窮竒式負革面革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共事之寮不背恩而負德公之智能豫定大荒風信軍行利鈍之期而不及料捷奏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扼之哉姑

無論平臺之謀畫出于公平臺之器軍軍餉軍裝畫出于公而烺不過一將之力且幾以方命違制致誤軍機卒之死戰克敵者皆公部下之士即令竟出于烺而亦思以百口保烺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矣則甚矣烺之忤也雖然公之薨也百城驚悼羣聚而哭于都亭舂不相降卒有私為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民爭乞公之遺衣冠而葬之其鄉福州之民欲留葬于城外之東山既不得請麻衣執觴號咷送者真過仙霞歸而各以私錢為之建祠甚且有肖公之影祀之家者訖今將七十年閩人語及公莫不太息以為功之本醕不以靖海為里人而右之也則亦可以見公論之有在矣又



聞公之病疽始于平厦門之歲時有鼓山異僧者善醫  
延之既之曰疾不足憂也天之生公將為閩疆奏蕩平  
為今事尚有待公未死也果不逾時而愈及臺灣既定  
疽復發仍延之則辭曰疾不可為以矣夫閩疆盡定公  
將死矣老僧雖往無益也嗚呼孰意天責公以閩事既  
成而即剪其命天亦謂之何哉公諱啟聖字熙正晚字  
夏庵世為浙之紹興府會稽縣人三世皆以公貴贈如  
官其三世妣亦如其階初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氏享  
年六十公生而膂力過人廣頰長鬚目有芒如洩電閃  
閃逼人嘗游于松江守趙君署中午睡斲散甚厲僮僕  
窺之則雕虎也大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剋以

諸生游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柱土豪殺之尋棄官  
去歸而遊于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一老  
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且勸以稍與  
翁金卒諾諾公出不意奪其刀連斃二卒謂老翁曰速  
以而女去然所殺者乃北來兵跡捕急遂變姓名亡命  
江湖間不得已籍于奉天廂紅旂人康熙二年公疏請  
旂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薦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  
霍侶成披猖甚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俄而逃去公  
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撫惡之反以  
通海誣之宜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而訴之



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  
中且無以為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嘆其落拓而公之  
志浩然軍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勲幕  
下客自上客元從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  
望亦盛矣哉暨其薨蕭然無儲蓄諸子賣田以葬貧如  
故予則謂公之歿而猶視者正別有在而不在于賞之  
有無古人功成辭爵公亦何必不然而反以缺望快快  
公肯之乎獨是公拔身疏逖之中驟致登庸大小六十  
餘戰皆親臨之遂以元樞持節計功雖功以工報而未  
嘗得一入長安見

天子荷蘭一片土夙夜魂夢所經營既以牛酒夾道望  
見元老顏色而未得一履其地以觀魁結之同風累年  
金革欲以角巾歸第之後稽首

天子賜歸剡湖而竟死于官是則勞臣之所耿耿者尔  
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白而已公聞而竒之因娶焉  
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偉魁岸千夫辟易嘗驅馬駕  
奔車自後掣之馬躑躅前却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  
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癡等十人嘗置  
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聞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  
先鋒曰是姚公子之旂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進秩  
累官尚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



詔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間請効力從戎許之不次授  
江南狼山總兵官尋改湖廣偏流總兵官終于雲南鶴  
慶總兵官平臺之後儀已去閩論者謂其與烺同行必  
有所以制之而惜公之計不出此也支子三曰某知江  
南廬州府曰某未任曰某知四川石泉縣其出為人後  
子一曰陶累官直隸分巡霸昌副使寔第二四子皆從  
公籍于旂而陶以為人後故留居會稽陶亦能吏以守  
淮安時得罪于淮之達官卒為所出中而罷今知膠州  
述祖其子也伉爽稱其家兒子予為同年生方詮次公  
奏疏文移為平海錄如千卷而請列公祠于命祀許之  
公之歸葬于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討

竒齡始銘其埏道之石然嘆嗛有未盡者然考之北平  
王孝廉源之稍傳詳矣然于事多舛焉夫先烈如公國  
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備又因述祖之請更為文一道  
貽之異日

嗣天子討論先世勳臣以光典禮必有以公之事上聞  
者予文或可采也其銘曰

有媯之後河嶽降精其嘯為風其唾為霆東寧小腆化  
為長鯨藉口故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猷腥遠竄  
未僵終持觀兵公笑而起不震不驚麾以黃鉞擊以朱  
纓舵樓閑閑風軌盈盈飲飛桓桓水犀薨薨間使繹繹  
降緇繩繩所聞者知豈事力征天時地利不爽神明誰



違公言幾喪其旌危關失險一夜潮平甲螺稽首百輩  
來廷甲螺紅夷頭目之名莫彼南極浮石早徵功成身  
實君子無爭其不朽者三受降城宛委山頭相見英靈

鮎埼亭集卷十六

碑銘

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

詔修國史

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  
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撫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

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即以此文為之而移其副于史  
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為湛園先生浙  
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為周  
秦之際莫衰于左傳而盛于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

鄞 全祖望 紹衣



及見其所作洋洋汨汨隨意出之無不合于律度始皆  
心折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茗文醇而不  
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寶錄也詩以少陵為宗  
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以學文先生之文遂達宸  
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  
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  
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于是京師之人  
來求文者戶外恒滿會徵博學鴻詞東南人望首及先  
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  
葉公遣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于是

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嘆曰其  
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  
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生先入闈  
同考官無不欲急得先生者顧俛得俛失而先生亦踈  
縱累以醉後誤違科場格致斥又嘗于謝表中周義山  
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粗其有  
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  
發騰頌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  
之故人也竄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  
尚書為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為偽學枋臣因擢之副  
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



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頌枋臣有長子多才  
求學于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  
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萇山先  
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間言于先  
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攸助某以父子  
之間不能為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  
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  
宜降意為先生投杯而起曰吾以汝為佳兒也不料其  
無耻至此絕不與通于是枋臣之子百輩請罪于先生  
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  
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即家置局先生收之

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  
力尚健惓惓為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道也康  
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嘆曰  
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為改正之遂成進士及  
奉大對

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  
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為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  
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  
奇蓋世間所稀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為當膺  
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已外試事



同官不飭簞簞牽連下吏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罪無  
顧以其事注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  
方為刑部嘆曰吾在西曹領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  
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為霞尚足滿而奇禍臨之是則  
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  
間與人交悃悞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  
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  
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葦間集皆行世  
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為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啟  
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為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  
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

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約顧世人所知  
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于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  
陽亮公之于高若納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  
于秦壩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  
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吾鄭文雄樓宣猷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  
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儻凍何辜于天竟以凶終茫茫  
黃土冥冥太空

大理梅廬神道碑銘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萃學別字梅廬浙之寧波府鄞縣  
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于



梨洲為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于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廸朱門之蔡沈目也無邪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慤于星緯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于慎獨之旨驗其功于修己治人之間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堂座主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溢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于巖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駿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

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為之瞿然出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頗人中產公下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訟于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期被告入應拘者即交原告人呼之被告入聞控即具訴訴至即訊不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乃倣古法令有罪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卑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資葯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曉諭巫風以息其為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



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為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為一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強弱先後小頑大黠乃定三百畝為一戶令民親供實產糧多者為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為一保無所頗焉閩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為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闕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為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石舊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于商于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

盡徵給價短額頒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徹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即不可更不難行仁于法中即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為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里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于丹竈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又遁去已而又聚于平和山中公以計擒其魁曾睦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并悉五賊巢穴及勦撫機宜請于督府願身任其事督府以公書生未敢遽



付之兵但以事密聞于是

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即携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勦撫者四則皆公發從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來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宮有伽藍祠大賊立毀之東岳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為諸生講明經史邈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剩夫周公翠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象數義理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為浮屠所據則理而出之又脩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瞻以祭祀之田自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

示學者莆田鄭奚仲精于易并梓其書是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為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為雷同之口縣有無為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于學宮鄞故大學士錢忠介公墓在古田之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為人所据者繪圖以賂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六十督撫已交章荐公輒為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尚未調蓋公既以講學不甚當于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于閩中公為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



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相公方以講學居鈞輔當防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愠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賂不可得遂共厄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漳浦父老相率請留于憲府不可得乃相與運糧耒耜楛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守之已而公束裘出父老蠶涌而前奪輿人之楨之而扛之以公還署公乃步徒出給父老曰吾今日飲酒于李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別乃裒公在縣時告約諭條文移輯為漳浦政略一書梓之乃建月湖書院以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

逋盜有來而復叛者以計擒之大興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為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西道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泉廳于出口一驗更無從辨臣在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之際有私相冒襲者名存寔亡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頂替之習次年聞海賊突燒營汎舡隻疏言舡隻出海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歹民其始皆坐小舡竄出及出奪大舡而行則大舡之關牌縣照盡已



歸之原不必掛號也商舡利走大洋無礁嶼以隔之風  
迅帆急舡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  
行于礁嶼之間而舡乘之是掛號反為商舡之累也  
又言巡哨之舡當以南北風信為準春夏多南哨舡各  
聚本汎之南秋冬多北即各聚本汎之北舡聚則兵強  
風順則舡利若分汎各澳則力既分而風或阻雖見商  
舡被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  
其家故其既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  
之踪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誠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  
窮治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溫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

罷掛號之例商舡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已降  
尚義即故盜徐容等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不至橫  
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行且  
薦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許携蔡文等前往金山衛鉄  
山之城隍島招撫陞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  
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  
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果壞舟易其副以行  
卒撫尚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  
謝因為上言城隍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汎兵



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  
遷通政叅議會有關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  
以為不可安溪雖不喜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  
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  
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  
以為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算歷鳳凰  
營至乾州進箐岔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視情  
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溯當日  
伏莽故址徭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為竹枝詞  
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  
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為學以萬物一

體為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顧素病喘洩不  
堪受勞瘁乃聖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事暇逸其西  
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從食彼所出肉從蓉上參朕亦曾  
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莩即不復御  
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逾九嶺沿途撫慰飢  
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為意猶日馳百里凡  
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率略飢民聚而哭之  
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為甘撫而卒公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  
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于社至京郵人之



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于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于康熙五十五年四月廿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醇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間言而所以待而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尚無弟在同財之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服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後介紹後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託今二十餘年汝登亦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溪之學或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為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

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于世者亦僅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謂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之卒也蔡文勤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醇更令予銘其曠牲之石予何敢辭其銘曰

南雷諸子大都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勵而小試東西萬里雖然盡瘁其施未竟可為長喟但有棠陰閩疆蔽沛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萬公卒于家先是公嘗自昔年譜謙詞令身後不必求志表之文至是公之婦弟錢君中盛謂終不可廢也長



君承天屬予序次之于余公為十世通家子弟少陪杖履又叨同館後進况生平知己之感至深且重其曷敢辭但攷之今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下者用碣此唐宋以來古制莫之易也而館閣諸臣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上其儀視尚書五品以下其儀視侍郎而今制直省學臣其儀視督撫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于公麗生之石特令率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署九沙先世為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為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又四世而為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

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為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為公曾祖生戶部主事泰是為公祖始喪其世職為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為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為克宗先生斯大其一為季野先生斯同公為克宗生先子初鹿園先生三世塋于杭之西谿及克宗先生開講于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于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于鄞申明葺山之學公擇先生兄弟最稱高座公劍負侍于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占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也于是



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于克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于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萬言于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于從兄言又受關佛之說數萬言于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于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于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于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于鄭君谷口叅攷通鑑地理箋釋于閻徵君百詩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弟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為盛事尋授編修前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

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事今尚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此其知人也尋視學黔中廩俸稍優九族五宗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有通州修城之後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既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于是增補克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從兄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著述之月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



義必為未嘗少衰蒼水張公墓道將圯公竭力修之蒼  
水固克宗先生所塋公于上已重九必為設祭此其繼  
志之孝也雪竇山人之集為入所得冒以為其先人之  
作公購而正之并訪其南屏埋之骨所以其表章先正  
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未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  
嗚嗚不肯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  
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  
公應辭科之辟格于部議然公亦無意出山已而三禮  
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  
必不能就代為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更有大痛  
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清吉步履康強飲酒尚可數斗猶

時時為人作隸字自去冬家遭大火靡有剩遺克宗先  
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焉其他邸抄  
之本不可數也公于是終日涕洟眠食俱減自以為負  
罪先人擬之伯夷之震而馴至大病不可起生于順治  
十有六年正月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安  
人明山東學使啟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孟  
縣知縣承式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尚幼孫六人曾孫六  
人塋于西谿祖母之旁公為人畚容大雅不激不隨尤  
喜引掖後進其于杭人物色今編修杭君世駿于髫年  
其為鄭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為忘分忘年之契吹  
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儋石而故人沈峙公



之死貧無以殮公為之通告于有力者以賻之其古道  
若此嗚呼老成凋謝粉社黯然又豈僅哭其私而已矣  
哉其銘曰西谿之渚萬氏古梅昔年從公秦亭徘徊今  
今哭公古梅同哀鄒施秦許半已蒿萊皆西谿耆舊也  
先塋八葉世澤未衰暗香疎影舊德所培

結埼亭集卷十七

碑銘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鄭

全祖望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  
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于遷固各有清澹唯是經術  
文章之兼固難而其之用足為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  
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于此然世稱公之  
文章萬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  
為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  
知之且從而培擊之其亦悞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



釋褐已有盛名會遭竒禍論死安溪方傾倒于公力救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旂下以白衣直禁廷共豫校讎令與諸皇子遊子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薨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于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能盡得之諸老而能容之故公之苦口不一而足不自知其數也或欲薦公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為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為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祖即位首免公旂籍尋欲用公為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為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為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為和碩果親王所嘉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即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于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為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于公也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為辭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即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為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為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于眾矣



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諮公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為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固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

制隨時降殺定為程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為除服

之期此說本之梓亭魏公上之聞者大駭共格其議魏

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

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

對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廷側目

于公初公嘗董豪養濟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

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眾議開毛城舖舉朝爭

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省二臣以是

下獄公言于徐公元夢令為

上言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愆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思傾

公禮部共議薦一資即入曹和碩履親王蒞部已許之

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科甲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

秦安為輔臣而召河間魏尚書為總憲朝廷爭相告曰

是皆方侍郎所為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署身矣



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雖以睢州湯文  
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為當從祀者以其議出于公必阻  
之公嘗陳酒誥之戒欲禁酒而復古人大酺之制以為  
民節用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  
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近于迂濶益為九列中  
口寔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為公難者公自知孤  
密陳其狀且以病為請許以原官致仕仍泣書局眾  
以上意未置公也遠庶常散館又以公有所私發之遂  
被削奪仍在書局行走而荆谿人吳紱者公所羽翼以  
入書局至是遂與公為抗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

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嗚

呼溫公退居留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為御史大夫非光

不可其一古今所同慨也夫于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

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讀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伊公踵門求見  
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  
十有二公諱苞字靈皋學者稱為望谿先生江南安慶  
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為右族自明初先斷事公以遜志  
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



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  
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  
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  
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為公也及訊得知為  
孝標史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  
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  
心于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寔為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  
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  
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  
又于故相為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于故相之子故累

上計車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其見大及遊京師  
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  
為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為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  
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蕪之取其粹言而會  
通之不喜觀禠書以為徒費日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  
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修湛園見之曰此人吾  
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  
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為過而公守其  
說弥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為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  
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園中屹屹不置次之為春秋皆有  
成書間讀諸子于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



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戶外之履昕夕恒  
滿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者誰氏之文  
盖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  
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其徒事于馳騫故不特同  
列惡公即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  
口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于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  
朝最晚年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  
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  
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梅  
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  
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

一流也及太原進家臣而公稍疑之嘗嘆曰知人之難  
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侍  
坐論近世人物文端嘆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  
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待  
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而  
前此力扼睢州從祀之尚書垂死悔恨自以為疚心嗚  
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  
寔加之雖高卧江鄉尤為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  
川繼之益無復愁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公  
之受知于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為同年且重  
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見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



歸而公又以為惜欲留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感矣公之密章秘牘世所未見惟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平故予亦不能知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為辭其銘曰

經說在笥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賚志強聒而言何補于事遭遭多口成茲顛蹙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淚

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銘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為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于三

吳散氣之場顧獨篤志于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攷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抄本細讐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沉迷于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內之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為劉道原洪野處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于儒者之大原嘗嘆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為可惜而深自歆然以為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



胸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  
過其一往厄窮蓋由于此初受知于崑山徐尚書崑山  
之門舉世以為青雲之籍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為忌者  
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後至訟之于大府遂有下石欲  
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事  
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尚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妄人也公  
又忤之大為所窘及尚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  
滿朝憤之莫敢訟言其罪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譏  
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  
倒場屋不得邀一薦竄後始為安溪李相所知相發明  
大義脫落枝葉醇如也于是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名見侍直南書房尋特賜甲  
科入翰林兼侍直 皇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  
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焉尋得

恩旨留浮沉庶常間游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溪  
薦得召授編修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箕斗  
交構幾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怖矣  
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皇怖公入獄眠  
食如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  
缺望之語又見其草稿有辭吳縣令餽金札而異之乃



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叅書局公出獄即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病卒時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悼

特賜超坊局諸階為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子曰吾師遭遇之詳子既熟知之矣其身後之謫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慎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為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千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嘘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

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于是有何氏偽書而入莫之疑又一恨為吾師之沒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麁牲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為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也子能為補太常之一恨否余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為行狀而序之公諱焯字屺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為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塋于其鄉之其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為時所傳云公



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牧齋之文而公頗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于邵僧彌僧彌出自牧齋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曰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厄于時穹窿山上席草絲絲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于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為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揚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為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為遇則乍前而遽却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于此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于骯髒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即受

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為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攝吏部侍郎兼副都且大用矣以辛丑校之後論被罷官視永定河工蓋未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



對叅豫大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共事乃解閣部二官位領副都尋復以為兵部侍郎直講筵視歸稱旨旋令鎮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醜詆以為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陰楊文定公時為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為東撫其一則公而蔡尚書為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人汚公以贓卒不得不二年

世宗思公名為直隸總督昫昧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既而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且舉動乖

張

世祖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押至公雖互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已顧獨傾心于公會其失眷忌公者因譖之以為是其死友歷指其踪跡公益誣名入為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隸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逝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前措置不善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携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既歸下



刑部聽訊大臣議罪公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應  
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  
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為  
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晝飽啖夜熟眠若  
不知憂患者時故甘撫胡君其衡亦以事在繫歎曰真  
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  
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  
洗之而復用之乃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  
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為人臣不忠之戒  
無乞怜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

若

鄭侍講筭谷在班

尋奉

恩旨赦公令纂修八旂志書敝車羸馬日赴局杜門不  
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即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即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授戶部時頗  
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居  
以行道濟時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  
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  
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  
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  
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度不止扶



疾還朝詔在京調治竟不遷許以原官致仕賜詩以寵其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以上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褐時新城王尚書稱其有萬夫之稟及中年百鍊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是以焦萃殆盡而要其耿耿費志以終者世人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諸公之生平長蹇于過顧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如故肉串貫抵掌而誕如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而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

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于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然其寔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宏獎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即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專所聞可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嗝咿嚙哧伺察廟堂意旨隨教附和以為不傳之秘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共事者曰年大將軍羨堯曰隆太保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公及為直



督勦營田之後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無也附麗而卒困於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聖天子嘿然以呵護之也西崦暮齒尚遭側目可悲也夫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鈞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後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以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子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

而而解曾一出視漕即為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長者陸子之教也間謂予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必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于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則泰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懦立今老成徂謝後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綬字巨來學者稱為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貧甚讀書五行並下落筆滾滾數千言而無以為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襆被之薇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君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賞給之遂魁其曹



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  
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而孝源為縣令孫友棠進  
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于某山之某原  
所著有穆堂彙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  
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  
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旂志書若干卷皆行于世公于  
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  
孺廬亦寓烏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  
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  
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尤惓惓以予出處為念既歸  
不復相問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祕不

能直陳者然而予苟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槩  
然終不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  
裘治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旰江博物則道原原父  
好賢下士則究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亦不失為道園  
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  
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惓懷曰亨曰屯我有哉所可惜者用世  
之才困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  
氣長表券臺



結埼亭集卷十八

碑銘

工部尚書仁和趙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仁和趙公以祀

太廟慶成燈不當

上意左遷計公所應降之階猶得<sup>回</sup>翔宗正奉常之間以

需休復而公不告予寮屬不謀于戚友蹇驢一乘竟出

國門公鄉聞之追送莫及有者既抵浙西小舟竟向湖

上謁先墓遂居丙舍不入城子弟固請僅一造影堂絕

不與當路遠人相還往有來見者盡以疾辭已而竟入

鄞全祖望紹衣



山幽居五年而薨遺命不用赴狀不備儀物聞者以為  
近世大臣所未有也公之諸從弟子予為文字文竄篤  
公嘗薦予應詞科屬在門下諸從弟以埏道之文為屬  
義不敢辭公由康熙癸未進士授禮禮部膳曹郎遷儀  
曹郎再遷刑部郎三遷為刑科給事中四遷為湖南按  
察使五遷為少詹事六遷而至內閣學士其在掌科也  
奉命使盛京寧古塔督視舡廠其在詹尹也奉命  
使四川打箭爐之噶達督視廟工兼塘汛東西車馬萬  
里口不言勞東行則劾奏勦衛駐防之為士卒受害者積  
年盤根錯節之巨蠹一旦拔去三軍如挾纊馬西行則  
直陳撫臣循蔽私人阻撓興築之失而後大工以集諸

番以之大和於是

世宗憲皇帝始有意大用公貳工部遷貳戶部其時政  
事尚綜核和碩果親王尤凜不可犯百寮習為駿厲公  
以樸誠自矢循分守職在班行中粥粥斷斷不求赫赫  
名又孤立無津援退食杜門委蛇時對一尊自斟酌雖  
有附熱之徒不得至前或未能無望焉  
世宗憲皇帝獨深知之有薦公足任鈐衡者則曰三司  
重地朕方倚之晝日三接恩寵日渥然公之自守泊如  
也一日燕間九卿侍坐兢進談禫  
世宗顧而問曰汝亦能否對曰臣未之學也  
世宗笑曰曷試之即拈一語公以儒言對



世宗顧謂<sup>諸</sup>臣曰真鈍根也臨川李公早貴不甚悉公之  
為人已而

今上特起之與公同官因問予曰右農何如人也予曰  
其人厚重如漢丙吉如唐婁師德如宋杜衍蓋庶幾焉  
臨川訝曰其然豈其然乎不數日謂予曰子之言然明  
年由吏部侍郎長工部故事內務府有營造率資經費  
于工部然府員濫支冒銷以為習慣工部莫敢向問也  
公獨正色裁抑之會重築郊壇馳道公庀材數工核減  
府員所估之十九而事集內務府諸郎羣聚而謀所以  
去公者始有慶成燈之譴又以舊尚書註誤之案加公  
而并罪之故工部大小官吏俱被議乃獨解公任方公

之被眷也

上嘗問公年以七十對公齒髮甚豐而澤望之神明益  
然甚且有以為未及艾者

上亦意以為避事而故增之以冀引年之澤于是忌者  
得中之或勸公自白于

上公曰七十老翁又何所求吾歸已夫且吾昔官湖臬  
總藩徐聚倫百方排我而不克及官戶部亦累見厄于  
長沙陳侍郎而無恙命也今日之罷亦命也蓋未嘗有  
幾微之見于辭色焉予雖與公諸弟善然在京時未始  
一通謁及詞科之後公枉車騎見過予皇恐謝曰昔伊  
川入汴呂申公為中丞先過之伊川報箋以為後世絕



無之禮頌未學不足充伊川洒掃之後何以副公之盛  
意乎公曰士有因舉主而重者舉主亦有因士而重者  
予何讓焉予為之悚不自安者久之然予疎慢性成雖啣  
知己之感而過從甚簡既免官歸甬上更不能時通候  
問而公之恻恻于予者無間焉嗚呼冲襟雅度其可及  
哉凡公服官之詳其事甚繁具詳行狀墓志不能盡錄  
但取其大者著之于篇公諱殿最字奏功一字鈇岩先  
世故宗宋子居紹興之工虞遷杭之仁和者三世曾祖  
燮英祖鶴父汝楫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  
吏部侍郎其三世妣贈如階夫人陳氏公之喪偶蓋三  
十年而旁無媵侍其清靜乃天性也嘗渡江展先墓小

肩輿行蕭山道中與縣尉遇呵之避道從者怒公遽下  
輿避之頗似魏文靖公故事子二長清國子生次世玉  
丁酉舉人孫六長復元以任子恩補工部主事公生于  
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七  
十七葬于西湖五老峯之陽所著詩集如千卷奏議如  
千卷銘曰  
三朝之完人歷試之勞臣知是知止翩然引身他年國  
史視予此文

刑部侍郎管禮部侍郎事坦益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蘭生字振聲別字坦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人安  
谿相國督學畿輔公時方試童子安溪一見奇之拔冠



其曹教以窮經已而文貞以吏部尚書兼撫直隸檄公入保陽書院為都講及入正揆席招公入京安谿之學留心律呂歷算音韻有發前人所未及者公皆得其傳時廟堂方開書局旁求哲士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自六經外于諸家皆能洞探其窾奧疏決其障礙而安谿之學造與有合然以閣務繁不能任編纂乃薦三人其一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其一即公其一今順天府丞寧國梅公同入直晝日三接以膺顧門遂得時授

天語指示校審周易折衷以至纂輯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音韻闡微諸種又編朱子遺書公皆與焉

而律呂音韻二者公之力尤多公于律呂少有夙悟安谿嘗以朱子琴律圖說雕本流傳多悞令公正之公為之抉發証明遂可推據既得承

聖祖所授御製律管風琴諸解乃本明道程子之說以人之中散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親驗樂器而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數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散至絃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散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有不同也其說弗盡符于朱蔡而與管子淮南合音韻則公得之安



谿者之說者大略與崑山顧氏同而較密又承  
聖祖之誨知國書與古法今并外蕃諸國韻書亦有合  
者今人皆疑歌麻支齊微魚虞七韻無頭不知七韻乃  
敬氣之元能生諸部切諸部而不為諸部之所生所切  
宜居部首即國書第一頭喉音五字也等韻之易錯皆  
由清濁之不分乃即用國書五字頭為敬音之元以定  
韻又用連音為紐切之法以定等皇極經世韻圖詳等  
而略韻顧氏則詳韻而略等互有異同是書出較若列  
眉而萬音畢舉矣是時翰詹宿老容有未盡通其義者  
公以布衣諸生親接君相之緒言披却窺竅登為一代  
石渠大制作誠遭際之極隆也

聖祖以癸巳秋 特賜公同與禮闈試尋丁外艱 許  
以所纂書自隨 辛丑春 特賜公同與殿試改翰林院  
庶吉士

世宗憲皇帝嗣位授編修 乙巳遷司業 丙午主廣東秋  
試事還京

詔督學浙江浙中素稱多士公未嘗稍循物望也而高  
材生俱列甲選在浙三遷至侍讀學士移節得徽得士  
如浙中晉閣學即秋即主江南試事以學臣而主試亦  
前此所未有也再移節陝西得士如初會所舉貢士挂  
吏議連及左遷需代吏部推翰詹諸人入見  
世宗熟視良久曰恐皆非舊學臣之繼也乃留公候期



滿而以少詹泣事

今上嗣位仍晉閣學還京公以浙江銅政大壞長吏之任其事者輒因請變通其舊例陝中流民舊督令土人養之宜令有司別為安插皆仁心仁術也

詔修三禮以公同總其局是冬晉刑部侍郎尋調管禮部公之治事鎮密而周詳毫髮未至不敢即安漸以積受勞病顧為受恩重不敢言

世宗梓宮發引公扈從出行次涿州從者前有所白則危坐卒于肩輿中

上聞軫悼賜帑金五百督臣為治喪賜祭一壇論者惜以為未竟其用也生于康熙十有八年正月初六日

卒于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閣學娶何氏封淑人無子以族子誠為後蔭生女三予追隨幕下公所以陶鑄疎野者甚至其入京又以邸舍相近得時見今而後歎撰杖之無從矣誠于是年十月大葬公于東原而以埏道之文為請又曷敢辭銘曰

扶風布算康成登樓建安定律季通其尤峩峩先生孤詣清修爰登虎觀以襄校讐乃以冰心而持玉鏡人物權衡文章司命乃以清鄉而佐新政夙夜惟寅典禮攸定橋山在望有號其弓凡在百爾其孰不恫胡公之出遽以告終穹碑八尺長護幽宮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銘

復翁登秋賦之年而予始生及其自甘撫罷官以宥出獄于是識予行輩濶絕然甚相契遂為忘年交臨川李公不甚許可人語及復翁則曰斯其為督撫之選矣桐城方公亦曰幹材也然而世之不甚知其本末者總以為年大將軍之黨而疑之復翁之卒五年耆老日喪誰為發其沉屈者江都閔君華以詩社之舊乞予為銘予何敢辭復翁為湖廣之武陵人一遷而無錫再而江都前院長侍郎統虞之孫江蘇布政猷徵之子家世廩仕而方伯故與年都憲遐齡為異姓兄弟故復翁少而于大將軍相親昵也而復翁之才亦殊絕其通曉朝章國

故暗悉流品此巨室子弟所優尚不足怪至于酬應世事如理繭絲而不禁挽決河而不駛此則天賦之奇耳目中所未遇也大將軍故才高少當意乃獨善復翁初復翁困于孝廉滯于翰林典籍之任蕉萃甚海寧陳文簡公為院長而君以屬吏走庭下因投以詩有畚畚絳帳橫經日平昔青衫執簡時之句聞者悲之會大將軍出為川撫而君以久之出判夔州甫半年遷知重慶踰年而分守川東大將軍兼督關中移之分守陝東又逾年而為布政司未幾遂躋甘撫計君揚歷西陲其席皆未暖大將軍用人素揮霍不免以所好驟進之而當時幕府之才亦未有抗手者無惑乎其日益傾倒也乃一



且失勢何能以黨自解矣然復翁在大將軍寮客中正自有不可沒者大將軍挾貴而汰又其才足以凌厲人故見之者輒自胆落而復翁處之坦然每能以約言挽其失大將軍之豪奴挫辱咸陽令于轅下君為巡道嘗面斥而扑之奴哭訴于大將軍而大將軍勿問也自是諸奴稍稍畏君守令仗之得自振刷又嘗微言勸大將軍以持盈向使能用其言可以免禍而無如其日亢而不返也然君之用旋其間固非唯阿咳唾之流所可同年而語者矣迨大將軍事敗門下蝟起攻之以求免禍世宗憲皇帝尚未遽罷君密勅累有所詢而君唯連章引咎自甘逮詢是則尤可以見君之不負故舊為未俗

所難能者

今上登極得歸且令給還田宅逍遙里社與予輩為吟伴凡十年而始卒享年七十有八方君荷

世宗眷昧時嘗令薦士以為鶴禁之用時蔡文勸公家居力薦之遂得召甘盤舊學遂成

今上嗣統之盛斯其功在天下而人不知予不言之不幾湮沒爰詮次之以復閔君蓋不敢有一語之阿私也復翁諱其衡字元方一字復參累官甘撫侍郎都御史夫人汪氏無子以其從子為後復翁嘗曰謝山有用之才今置之荒江寂寞之濱而渠亦遂不肯一出不能不為國家惜每逢所知官浙中必語之曰謝山固窮甚矣



諸君幸勿恣置之嗚呼是則復翁之于予可感者也其  
銘曰

與君忘年而克知心醉君楚些故國之音

翰林院學士南昌萬公墓碑銘

予以雍正癸丑春試報罷束裝欲歸前侍郎臨川李公  
固留予使之應詞科其時侍郎居宣武門南故合肥李  
相國邸也西有紫藤軒割以居萬公孺廬又割其東以  
居予每高春必相聚一室或講學或據攷史事或分韻  
賦詩葱蕩麥飯互為賓主臨川嘗曰是楊誠齋所謂三  
三徑者也頌二公皆宿老為予大人行而略儕輩以下  
交予竊愧之臨川性剛毅其所待辨萬夫環而攷之莫

能屈嘗主張陸文安公之學遇甚遂于朱子有深文公  
生平亦主陸學然其論戒偏重多從容以解臨川連環  
之結臨川下筆于言睥睨一時罕有當其意者公之詩  
文出臨川未嘗不必折也予嘗謂江西文統自歐陽充  
公後如平園如邵庵如東里皆以和平雅潔嗣其辨香  
而公其世造也臨川以為知言臨川最愛士士之赴之  
者如百谷之趨海門戶既大不無飾詐之徒蚩緣以入  
故甲乙之目必待公而定蓋二公之交好其道同其志  
同門有輸攻墨守之不諧者未移時而水乳卒合顧臨  
川荷  
三朝特達之知以伉直不容累蹶累起計其所居九列



重地久者不滿二年或僅數月淹公則浮沉詞館累遭  
憂患垂老始以文章見知得殊遷而終不得有所發舒  
何其窮也按公諱承蒼其字曰字兆江西南昌府之東  
埂人也刑部侍郎虞愷六世孫光祿卿汝言五世孫再  
世皆講學于陽明念菴之門稱碩儒祖象師父興主再  
世贈翰林太宜人李氏賢母也方孕公時每嘿祝于影  
堂曰不願生兒為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故公少  
而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以為得之胎教公以康熙  
癸巳進士入翰林益與臨川講學相淬厲臨川驟貴左  
右要人畏其芒角百計擠之以公為臨川所厚恐其援  
之為助因并側目焉臨川辛丑主試之謫廟堂流言藉

藉及公以為梁肅之有韓愈皆有所通榜也百口同詞  
幾莫能白僅而得免

世宗即位雅知公而臨川亦賜環將引公未及施行則  
臨川已出為廣西巡撫忽奉

嚴旨追舉辛丑流言以罪公罷其官并左遷其弟蓋當  
局者皆以臨川之故然臨川特以學術厚公而公寔未  
嘗藉以求進及其因之以謫則亦恬然受之于是歸而  
杜門益講學無復出山之志

世宗徐察公之誣特召入京補元官嘗與同館旅見見  
其鬚髮盡白曰汝老矣然終不見用  
今上嗣位有薦公者稍委以



制誥置之講筵又七年臨川已屬廢始超五階為學士  
是時三館諸臣苟以文章邀  
聖眷者類得取不次之擢立至槐棘間天下爭為公喜  
謂公之足以報國者不僅在文章殆自此得大受乃不  
三年而公卒矣生于康熙某年某日卒于乾隆某  
年某月某日子四皆以鄉貢進士薦葬于某鄉之某原  
所著有萬學士易傳其論互體最精妙自漢儒荀虞以  
來未有如此之覈者而一掃宋元林吳諸子言互之謬  
又有萬學士集如千卷予之別公也歲在丁巳臨川與  
公先後以奔喪歸予以罷官歸亦居憂辛酉臨川主試  
江南畢病甚由水道還京適揚予亦適在揚而公至以

臨川之疾也相向攢眉踰年公有學士之擢又踰年公  
主試閩中歸故人有見之于杭于蘇于揚者皆言公念  
予不置未幾公貽書曰穆堂歸里門子又不來老主孤  
另何如矣豈意是書遂成死別紫藤花下舊雨更无再  
聚之期其可恫也諸子以臨川所作墓志來屬予以窆  
石之文為流涕而序之其銘曰  
嗟承明之耆舊從此不憇遺兮况予生之知己更舍公  
其誰兮上以為斯文慟下以哭其私兮

鄭侍讀笈谷先生墓碑銘

笈谷先生鄭氏諱江字璣尺浙之杭州府錢塘縣人由



康熙戊戌進士改庶常授檢討同修明史再叅一統志  
局事遷贊善提督江安學政遷侍讀以足疾乞解官先  
生讀書務心得不從事于辭華貌寢又不喜事威儀望  
之無足動人然胸中粹然醇然不設城府待人以忠信  
有一得之善好之不啻自其口出三館儲材之地多飯  
依當路以求速化先生淡然無求回翔書局者廿年未  
嘗有積薪之憾見于詞色門巷蕭然客至烹茶相對而  
已和碩果親王嘗欲延賓客同官求之者如雲桐城方  
學士望谿以先生薦力辭不赴及持節江介歸方將進  
用而蹇不任行韓大夫之患墮車蓋有命焉初先生官  
京師嘗欲纂注春秋至是遂成之矻矻不舍時扶杖出

與諸故人為詩社唱酬極盛不謂其遽卒也先生平日  
自視皎然其在儕輩似不能言者故未嘗輕與人言學  
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未嘗輕與人出其詩故文詞然  
而知所詩古文詞者莫若先生嘗與予私論諸儒之學  
謂康節寔出老莊之緒餘飾之以焦京之術數世特以  
二程推之遂列之六先生之目宋史登之道學可一笑  
也謂陸王宗旨豈可妄詆世之擁戴朱子者攻之耳東  
萊尚不敢斥陸注陽非王而未嘗不有取于王而蚍蜉  
之撼何為乎不謂顧亭林亦蹈此習又謂蔡虛堂固善  
人然惜其學之陋也因文見道已屬膚廓豈有因帖括  
講章之文而見道者使今世橫目二足之徒挾兔園冊



以論學則蔡氏為之厲也先生向從義門何公游義門  
墨守朱學者予意其不出師席之儲胥不料其嶽嶽不  
肯苟同如此其所作詩古文詞稱情而出一任時風眾  
勢之上下確然莫能溷其本色然細讀之正不輕下字  
大類宋范正獻公淳夫而世之以險語僻文相尚者所  
弗知也臨川學士穆堂嘗謂予曰今館閣人物渺然如  
簞谷者真正始之道蓋確論也予<sup>悟</sup>先生杖履之未幾二  
二十年辱待以忘年之契嘗一日數過予引為畏友及  
里居貽書告予約同事于春秋辛酉之秋予至杭開樽  
話舊自是不復再見矣生于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二十  
六日卒于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曾祖少南祖應科

父茂坤累贈贊善安人陳氏二子長之紳鄉貢進士次  
之莊所著有春秋集義詩經集詁禮記集注惟簞谷集  
已行世葬于西湖之桃源嶺予之為斯文也以所獨知  
于先生者序之逝者如可作也其許我乎其銘曰  
予于同館前輩之交方李謝萬暨先生而五年來睽隔  
嗟予老病山河道阻生者不可見死者已矣鬱予懷其  
誰與吐

吏部侍郎兼翰林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恩蔭部公  
神道碑銘

同里吏部侍郎部公與予家相隔僅一湖水其贈公兄  
弟與先君兄弟為文字交予十四歲為諸生猶及肩隨



公未幾公貴丙辰南宮之後為予坐主然公仍以故人  
之禮待予初<sup>公</sup>嘗欲薦予入詞館尋為今太傅相國福  
公所先而止後有讒予于太傅者公急以告予令釋言  
焉予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讒而公之為予則盡  
矣是年公即出鎮撫江蘇未及期而卒公之鐸于大奠  
時屬予以埏道之文予以在憂中廢業請俟服除為之  
而公子又卒其可悲也夫公以辛丑康熙進士改庶常  
授編修再<sup>改</sup>御史巡視京西復入為御史改給事中侍直  
皇子書房副鴻臚遂恭匭司祭酒侍  
副匭司再遷都御史侍直南書房為少宰兼院長累  
主文字之任公素小心謹畏雅不喜馳騫散氣及其出

入禁廷尤凜凜以温室之樹為諱而世之趨公者累  
及門而被辭以是遭眾怨即有諒公者要不過以為漢  
石建一流耳及其持節鎮撫諫言三上毅然義形于色  
雖古之稱骨鯁者莫能加焉則甚矣知人之難也公之  
將赴江蘇也所部方稔于是樂善好施之例出公力爭  
之以為天下方傳  
皇上新政首罷捐例今之所請是開蠲而巧更其名也  
此例一開罷捐成虛論矣周官荒政十二未聞乞靈于  
資郎以賑之也  
上瞿然是之亟命停止而計臣深不以為然乃復行予  
竊歎以為公自是失內援矣河督議開毛城舖以洩水



淮揚士夫大官于京者公疏爭之不得臺省之則下吏  
九卿亦有爭者不得最後直督彭城李敏達公力爭之  
幾勝而復紬公陞辭

詔與江督漕督共相視會議以聞江督等皆與河督議  
合獨公以為不可江左大吏遂莫與諧者會劾蘇州守  
白巖已下吏河督反請釋而用之而公益不自得公又  
言蘇俗汰侈無度請禁止伶人之宣淫者勿令流播上  
國世皆迂而莫之是也公自以累年侍直素得豫親臣  
之列實心報効而不知事之難徑行未幾竟奉  
嚴旨以所薦吏非同年則同鄉為有阿私公之平昔以  
不肯徇其故舊得罪于人天下莫不聞及既為大府屬

城守令相望不能揜其同年同鄉之善者亦勢也而乃  
坐是得咎公亦不敢辨也公素羸至是積勞乃得疾  
天子終眷公馳令太醫診視并令公子南歸侍疾而公  
已不起遺奏至京

賜卹如制并

諭江左大吏助其喪公之在蘇日淺既為同事所牽制  
跋前疐後有戒心故其所設施不能十一昔人之論姚  
崇以為不過積穀作米把攬收舡之人嗚呼是不知任  
事之苦者也方公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  
蕭然多擬之三公布被之故習及  
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



以容廣筵則畢事于簷溜之下人始信之公子既不永  
年煢煢一孫王夫人親抱持之夫人向予速前諾予不  
敢有溢詞亦不敢沒其寔也公諱基字學址世為浙之  
寧波府鄞縣南社壇人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  
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娶王氏封夫人子鐸予同年生翰林院檢討  
孫某葬于西山之某峯其銘曰  
曾是魯男子目為登徒三人一口市虎非誣我作斯文  
足以慰冥魂

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景州魏公罷官已而天旱四月十

有二日新授太常寺卿陶公入謝

上特召見問以時政得無有闕失者當陳之以為修省  
之助其無有所諱公猝未有所陳

上曰爾尚有直氣試據寔言之公言近日庶政修舉惟  
魏廷珍負清望無大過近日放還

天語峻厲非所以優老臣尚望申求舊之禮  
上霽顏聽之且曰爾朕所特簡尚當進用公辭謝出相

去再旬突奉

嚴旨申飭下部議部議左遷公遂南歸貧甚無以為生  
則授徒自給先是

上之罪公也獨申前諭謂朕方欲用正靖以待郎學士



之選不料其妄言至此世乃知公邊

上眷尚未衰勸入京補官公笑而不答凡六年以病卒其家未及赴予也逾年予至吳始知而笑之又逾年其故人長洲陸君茶塢屬予以表闕之文又逾年始克銓次其事嗚呼予序公父子兄弟之遇而更重悲之公之烈考元淳學者所稱紫筭先生者也以古文雄于吳下持論比之范蔚宗崑崙書雅重之延之書局其後以鼻兀致失歡而同里翁尚書排之尤烈及成進士不復入詞館知廣東之昌化縣孤羈窮島竟卒于官公之兄正一亦以古文世其家成進士為翰林矣顧落落莫莫不見知于世竟未獲遷一階以老公承其父兄之傳晚而

晚而第浮沉中秘者八年改為御史以進經史講義稱旨再賜對不一年累遷至左僉都御史改長常然公生平坦夷不屑與時逐逐又疎略不治威儀古心古貌蓋父兄之餘風當路者素不喜而事出意外忽膺矚眄無如何之公嘗上言學校科舉之壞為方今世道人心所關第一在官者既無昌明正誼之心在下者遂無淬厲束修之志時風衆勢不過僥倖進取以為富貴利達之地斯其可憂不小急宜有所振起上是之又言近日在廷諸臣似寬格而實縱弛似詳密而無閔體要至樂因循而畏改遷尤其膏肓之病如一切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無益不行亦



無所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以稱  
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若稍難行者則置之  
矣夫事但論是非豈論難易今之便文自營朱子所謂  
架漏牽補過日者也

上以公言宣付閣臣知之此出論聞者以為切中時弊而公  
之不安其位始于此又嘗言設官太多則案牘文移日  
煩足以耗仕事者之氣不獨廩祿之難周也宜詳為合  
并而沙汰之又嘗草諫開捐疏力言資郎之進先自居  
于貨取安能潔身以報主下以貨投上以貨授美其樂  
善好施之名而實則懷利以相接其弊也至有貸倍稱  
之息期以到任而還斯其心為何如心其俗為何如俗

豈可以漢有張釋之卜式漫思解嘲乎會去國不果上  
然竟屬其門生奏之嗚呼以公之揚歷雖亦嘗登三品  
陪獨座簽書柏臺膺次對校之父兄似足稍吐藍車之  
氣而豈知其不得稍有發舒賚志以死則固多此揚歷  
者為也公諱正靖字祥中一字晚聞江南蘇州府常熟  
縣人也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  
某日春秋六十有四娶某氏葬于某鄉之某原子四所  
着有晚聞集如千卷公于經術最喜說詩其獨到處范  
逸齋嚴華谷不能過也古文淡簡有法尤熟于明史予  
之交公也其初相賞以文辭既而以予之疎略相有近  
遂成莫逆乃十年去國竟無再見之期諒亦重泉之所



同帳也惟茶塢為故人之篤于存沒者其銘曰吾近接  
東狩之邸抄兮

天子詔魏公而復之官言竟行于身後兮孤臣定欣然  
于九原海虞之山蒼蒼兮以表茲遺直之旻

鮎埼亭集卷十九

碑銘

鄭芷畦窆石志

予少得見芷畦于萬編九沙座上其後見蕭山毛西河  
集中盛稱其治經見秀水朱竹垞所為作石柱記箋序  
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游幕府家居之  
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走南北卒不得  
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予從其族孫振銓求其  
遺書知其子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其禮  
緝記注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集陽信齋

鄭全祖望其紹衣



之緒者也湖錄則苦中文獻之職志也因嘆芷畦之學  
如此而一生連蹇寄真息于高牙大燾之間與所謂刑  
名錢穀之輩旅進旅退糊口代耕視當世槐棘間人物  
僅僅以數首制舉文字弋獲功名高坐危言晏然自以  
為千佛名經中尊宿可為慟哭偶嘗與臨川李侍郎言  
而嘆之侍郎曰是也吾于前二十年曾識其人知其所  
學而惜其不再入京也及  
詔求大科之士侍郎報出嘆曰如鄭君之博物真其選也  
而不幸死未幾又有  
詔開禮局侍郎又歎曰如鄭君之治經真其選也而不  
幸死但予聞前此中州張清恪公亦雅重芷畦欲薦之

而未得則又歎士生天地之間求一二知己非易事而  
所謂知己者未必皆有引援之力即有其力又未必值  
其時既值其時而其又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櫪盈車  
長鳴于日暮途遠之際而無可訴也振銓困言其將葬  
乞予為其幽宮之志予方欲謀之有力者開雕君書而  
未能即以窆石之文為募疏焉未知其克逮予志否也  
芷畦生平著述尚有行水金鑑為河道傳君所開雕盛  
行顧罕知其出于芷畦也并附載于志中詩文集若干  
卷藏于家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其銘曰  
康成之邃密漁仲之瑰竒如此人才而刀筆卑栖誰為  
司命嗚呼噫嘻



周穆門墓志銘

穆門以詩名天下五十餘年平生嘗遍歷齊秦晉楚之墟所至臣公大卿皆為倒屣願終于贈蹬不遇而死其人淵然湛然莫能窺其涯涘渾淪元氣充積眉宇蓋古黃叔度陳仲弓之流也士無賢不肖皆曰周先生長者乃其中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而不以形迹自見大科之後姚侍郎三辰薦之穆門力辭不得應徵至京徘徊公車門下數日稱疾卒不就試以歸莫能測也已而始服其高杭之詩人為社集羣雅所萃奉穆門為職志詩成穆門取長箋寫之醉墨淋漓姿趣頽放或弁數語于其端得者以為鴻寶湖社風流百年以來於斯為盛皆穆

門之所鼓動也尤篤于人倫之誼其娶婦也賢而頗不得于其姑穆門戒之曰黃涪翁之姊文城君困于洪氏雖有三令子莫能伸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是困悴而死穆門事其母益孝不敢有幾微見于顏色然私怜其婦終身不更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穆門之出游而鬻其居穆門歸更僦屋不以一語及之故人王表許三子者死有女皆流落穆門贖之歸并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而嫁之以是晚景益窮然其敦古道益摯穆門故鄞產前明右副都御史莓崖先生相之後其遷杭五世副都于先司空公為石交副都之孫觀察于先宗伯為姘家故予于穆門尤相愛也近副都之後居鄞



者微不可問穆門悽念大宗形之寤寐予嘗為穆門言  
莓崖墓在太白山上二十年以來神道荒蕪石馬眠草  
中寒食麥飯恐無舉者穆門泣然流涕曰吾當東歸買  
墓田復置墓戶以守之是後歲歲相見必及此然詘于  
力竟未能也暮年別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者副都所  
居鄞城北坊第也昨年予病于杭幾死穆門昕夕訪視  
予稍進食穆門頻賚榼來過次年予在越中而穆門吳  
淞之訃至矣穆門死湖社諸人一若失其憑依者其為  
人可想見也穆門姓周氏諱京字西穆一字少穆曾祖  
某祖某父某生于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  
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三葬于湖上之某山予宸望諸生

穆門之卒也吾友杭堇浦為之傳序其事甚悉厲樊榭  
施竹田論定其詩山陰令野望畝為之開雕而宸望又  
以幽室之文屬予是不可以辭也乃更為之銘曰  
重湖黯然喪我祭酒白雲封之其骨不朽

### 沈東甫墓誌銘

世宗憲皇帝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予  
皆得與之修同譜之好以故其人之學術文章約略識  
之而著書之多莫如歸安沈東甫歸安之沈為吾浙西  
閩閩世家第一自明時恭靖襄敏父子二尚書稱名鄉  
近則學閣宮坊兄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  
領袖東南雙溪唱和之讀盛其書足以想見其門材東



甫兄弟三人固其中之碧梧翠竹也東甫篤志古學窮年著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抄共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于宰相世系表之正論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是皆予讀唐書時有志為之而未能者嘗語東甫可引王氏漢書藝文志考證之例孤行于世者也九經辨字則小學之膏粱也讀史四譜則三通之羽翼也其餘尚有唐詩金粉等書則亦騷人之鼓吹也增默齋集其古今體詩也予皆嘗受而讀之嘆其不徒博而且精也然而一生志力罷疲于攷索之間而古貌古心不為時風眾勢之人所喜其所著書祇堪自得終不能當于場屋之後又不善問家

人生產年運而往日以喪失顧落落自如大科既開東甫與季弟幼牧並登啟事庶幾盤洲厚齋伯仲之風予取東甫諸書以呈戶部侍郎臨川李公臨川驚喜曰不意近世尚有此人亟欲推挽之而臨川左遷不竟其志東甫兄弟亦並放還抵家尚以書寄予不一年而遽卒非所料也東甫沒之六年而嘉善錢侍郎陳羣次對之際以東甫唐書奏于

天子有詔付書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大喜盡采之于卷中嗚呼東甫生不得附劉向苟勗之徒審正七略中經之籍而身後猶得邀採掇之餘以肩隨于應劭如淳薛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竇革董衝一輩



其亦稍可瞑目于重泉矣方予之南歸也道聞東甫之  
赴厲兄樊榭出挽詩以示予且曰子亦當有文以傳之  
予為之略草檢子而未就也又十有二年予從其叔弟  
繹旃求其所釋水經繹旃之釋水經亦東甫所曾有事  
而後以授之者也至是載書晤予于錢塘因讀其所作  
東甫行略為之流涕繹旃再以志事為厲亦何敢辭東  
甫諱炳震字寅馭世居歸安之竹墩以明經貢太學襄  
敏公五世孫曾祖鍾元以明經注籍知縣未上而卒祖  
角諸生父雍平陽教諭娶姚氏子七孫十四曾孫二生  
于康熙己未正月十四日卒于乾隆丁巳十二月初二  
日享年五十有九葬于某鄉之原某繹旃又以雙溪倡

和續集令予論定予病未能及也先以志復之其銘曰  
太乙寒芒護茲幽宮穿中之石亦復熊熊東林東老蛻  
筆所封

前甘泉令明水龔君墓誌銘

前甘泉令龔君諱鑑字齡上又字碩果一字明水浙之  
杭州府錢塘縣人也康熙之 杭才彥最盛而杭二莖  
浦與君為尤董浦負奇氣踔厲風發君沉毅精寔各有  
所造余時初出遊于諸才彥皆相善而所最心知亦莫  
如二人頃不十年間交友先後連茹成進士登三館而  
君以拔萃入成均為祿養計就選人籍  
世宗憲皇帝見而才之時新析楊之江都為甘泉以君



任之邗溝故脂膏之地吏罕得以節撻自持者公下車  
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嘗館君于京至是以里人入  
謁有所屬而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為制府所昵令之伺  
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而君又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  
期自都轉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而君又拒之  
于是大江南北盛傳甘泉令不近人情而君益自刻苦  
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縣有郃伯埭者受高寶諸  
湖之水地卑下君謂當于農隙時運土築高堧沿堤為  
防以徐議溝洫堤上即植桑以興蚕事其西界地高決  
旬不雨田即龜裂宜每一里為水塘以蓄之如是則境  
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躩之然不能行而郃伯埭下

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大水泛溢君冒雨親  
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為言不可會河堤制  
府嵇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閘官嵇公動色即  
啟閘且斥閘官不職立逐去又用君言定以鹽漕二艇  
過湖所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即啟閘無得以鹽漕  
藉口實多蓄水為民田患自是閘水疏通然君終以築  
堧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為憾有望于大吏之後來者耿  
耿為予言之自君蒞任每歲晏則江都之鰥寡孤獨多  
來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  
世宗晚習禪悅浮屠輩頗以此自放恣杭之西湖聖因  
寺僧明慧者前在內廷法會中恩寵亞于元信及出任



湖上千求遍于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閔白于君君秋  
其使而遣之其時制府亦君子人也顧驟聞之不能不  
愕眙頗咎君良久歎曰強項令應如此矣吾愧之而其  
事竟流傳上聞

世宗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之吏聲  
雄于天下矣君居官皆以寔心行寔政其事甚多至今  
甘泉人能道之余不悉述述其大者于是報政以最入  
京

今上召見欲久試之復還任先後凡六年而以外艱去  
中州撫軍尹君故揚守也雅與君善聞君無以為葬而  
招之欲使之主大梁書院事得以修補助塋者君不自

得驟發心疾思歸不得君時年四十有六又神明素強  
不料其以是竟不起初君喪偶不再娶及其以艱歸也  
告于殯宮之前曰本為寒士典敝裘以何妨有類枯禪  
剔殘燈而獨旦齋厨寂靜旅館蕭條囊莫名乎一錢故  
未封乎三板幽冥相感應共諒其無他窘乏于端亦祇  
還夫故我聞者哀之君于經學最湛深能摘先儒之誤  
顧皆未有成書其所成者毛詩疏說八卷乃以簿書之  
暇得之其報政至京嘗以示予曰猶不至以風塵吏為  
君所笑者賴有此也索予序之予逡巡未及而君死矣  
古文章卓然可傳顧多散失幸存者曰龔甘泉集特十一  
目君之卒二子皆幼以故志幽之文未及脩其從弟鐸



為之行略一篇又十年其二子相繼為諸生始流涕請  
董浦與予各為文以表之壬寅癸卯間予寓杭去君居  
不遠昕夕相過從每說經或不合大較爭之驚其鄰舍  
兒或相賞亦復絕倒相與醵錢百十文覓魚酒為樂今  
之墓木已拱而余亦顛毛種種矣曾大父以庭大父煜  
父茂增娶汪氏子二長謙次邃女一壻柴景文<sup>高</sup>塋于某  
鄉之某原其銘曰

其學其仕均未竟其志而忽然以逝宿草且十年乃克  
銘其所是予之愆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鮑君墓誌銘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八日予在杭病甚有急足以辛

浦書至者展視之則彌留語也其書曰日來一病竟入  
膏肓從此化為異物長辭左右可為嘆息一生偃蹇毫  
無可錄祇搯履差堪自信吟咏聊以自娛而今已矣寂  
寞身後幸惟先生憐而念之伏枕哀祈泣然絕筆時予  
方進藥不禁失聲哭連日病為之遽稍差念友朋垂歿  
之托不可以疾故令其耿耿猶視于地下乃稍取其大  
略而次之辛浦姓鮑氏諱鈐字西岡世籍雲中今為奉  
天正紅旗人佐命大學士承先之曾孫其三世傳見國  
史有列于勛籍辛浦年二十即知浙江之長興縣幾十  
年以病去官尋再知長興亦幾十年其考最者累矣而  
不得遷最後大府以便宜擢之為鹽運嘉松分司通判



而部議又格之于是三知長興蓋其筮仕在  
聖祖仁皇帝四十六年歷三世至

今上之七年猶在長興大府至者皆為稱屈乃稍移之  
知嘉興又移之海寧尋擢為草塘通判草塘在浙中倅  
廳之最貧者也以故辛浦竟得之辛浦之為吏不名一  
錢而未嘗噉噉以廉自見其任事尤精密而未嘗以幹  
先力入其接物和平無忤而其中有介乎不可奪者所  
以一官拓落終身不得有力者之仗庇而辛浦未嘗怨  
也彭城李敏達公之督浙中也治尚綜覈百城畏之而  
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  
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

吏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  
謂湖守曰長興今日詩賦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  
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  
獨不為百口計乎于是辛浦曳勉束筆度硯者三日謂  
其客曰下官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  
然辛浦百事修舉部民雅誦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  
也漕使常侍郎履坦改撫浙中問天子門唐內翰赤子  
曰浙之屬吏有足語風雅者否曰莫有過于長興令者  
矣且其人非但辭客已也故辛浦雖旅見其禮殊絕于  
羣吏或留語移日然辛浦落落穆穆未嘗以此自眩累  
以才諂不勝煩重為辭侍郎嘗語之曰少需之吾當薦



君為方面辛浦終泊然每入謁所書不出于詩文及侍  
即有事于進奉屬吏爭任之以是卒招物議  
天子遣大臣蒞其獄屬吏坐之株連者累累而辛浦高  
枕自始如共難其為不可及尤好士長興諸生王豫者  
通經上詩古文詩詞貧甚辛浦雖刻苦時時周之豫以牽  
染之禍逮入京辛浦為之經理其家其卒也又為之雕  
其集蓋辛浦雖交遊滿天下然其心知之契甚落落及  
其投分也則必篤也始終之誼類如此辛浦之詩宗法  
新城豐瞻流麗自然合度随手脫稿即自書之以付雕  
工或曰更無待于論定耶辛浦笑且歎曰吾老矣而無  
子漫為之亦漫存之耳或曰是定可以免長吉中表之

累者也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稿亞谷叢談  
諸集並行于世病作遽上箋乞身于大府不詩了然知  
必死即署身後事無一不整整即其貽予訣別之書已  
樂括生平予文莫能有所存益也嗚呼昔人清真淡蕩  
之目如吾辛浦者其庶乎辛浦以貽予書之次日即卒  
享年五十有九安人某氏以其從子某為後初辛浦在  
日欲卜墓于杭之南山曰他日湖社諸君雅集當酌我  
墓今緣其雅意寔之靈隱因貯遺集于寺中而予為之  
銘其詞曰  
嗟秋來之沉困兮擬冥心以斷文字之緣胡力疾而破  
戒兮神傷于息壤之言故人之銘無媿詞兮長護君魂



魄以綿綿

趙谷林誄

世宗憲皇帝修徵車故事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時臨川李公方退間謂予曰大江南北人才大率君所熟知試為我數之予因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于經乙通于史丙工于古文或詩或駢偶之學臨川喟然嘆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列君亦奚慚退之哉一日過予齋頭見有別集一卷曰誰所為也予曰即前所稱仁和趙君者也臨川把玩良久袖之以歸不閱月而今上特起為戶部三庫侍郎其于予所稱四十餘人多所展轉道地而谷林則自薦之未幾谷林之弟意林又被選一時以為盤洲厚齋之家風也臨州左降谷林兄弟召試于廷報罷而予亦去官臨川尤欲挽谷林共修三禮谷林念其太孺人年高謝歸然竊謂以谷林之才必尚有所以發其伏摠之氣者而不謂其連蹇十年竟以病死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忠定公燮元曾孫女也其所自出為祁氏忠敏公外孫女也壬寅癸卯之間忠敏子班孫以故國事謫瀋陽少陽婦家居朱氏以太孺人侍之因撫為女谷林之尊人東白先生親迎寔在梅里猶及見曠園東書堂之籤軸及舉谷林兄弟時時以外家風流勉之不二十年谷林露抄雪購小山堂插架之盛遂與代興為吾浙江東西文獻大宗同士雨聚笠



宵續燈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自予游丁  
茶苦飢火交驅學殖日以蕪落近更重以健忘之病嘗  
語諸朋好願自改汝南之目退列于九等之下中而谷  
林語其長君一清謂執友中所當嚴事者莫如董浦與  
予陳同甫曰呂伯恭既死誰為知我予初哭谷林詩謂  
其內行之醇備學問之淵懿而深悲其遭遇之厄窮是  
固不僅以交情也然即以吾二人之交情又豈世俗之  
所可同年而語哉山陰金小郊詩入也窮老無子慈水  
老友鄭義門謂曰生于我乎養死于我乎殯小郊已安  
之矣俄而辭之遠行谷林遇之江上門將何之曰之楚  
曰八十老人盛暑為二千里之行非情也因留之正其家

半年而病醫之藥之死之殮之呼其從之而歸其櫬以  
葬之義門聞小郊之卒也為之慟及聞谷林之竟其後  
事也為之流涕君諱昱二十字功千谷林其五十字也  
先世宋宗室子居紹興之上虞遷杭已五世曾大父燮  
英大父鶴皆以從兄尚書貴累贈至吏部侍郎父汝旭  
官象山教諭所謂東白先生者也配陳氏子二一清式  
清而一清能昌君之學女五孫七塋于某鄉之某原得  
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愛日堂集十六卷一清請予誄其  
墓義無所辭年來臨川老病未知能如水心之于藤窠  
為文以傳之否也某乃為誄曰  
嗟乎谷林軼羣之學華國之才天寔為之其命不諸有



子不死有文不朽在爾曠然浮雲何有而我思舊聞遂  
蒼涼南華堂下不減山陽三十六鷗自來自去舉復不  
歸故人延佇也三十六鷗谷林亭名  
取姜白石詩中語

右贊善峯山宋君墓誌銘

予別峯山者十年丙寅之冬小住長洲遊靈巖遂入天  
平之麓故人陸茶塢予于其園聞峯山館在木瀆邨落  
近相接乃訪之峯山一見狂喜留予飯罷同過茶塢之  
木明瑟園清勝甲于吳中峯山顧而樂之而與茶塢傾  
倒如舊相識烹魚沽酒縱談千古藤架下是夜清暉如  
晝峯山謂予曰善哉子之不仕也吾固知子非風塵中  
人也然異哉子之不仕也吾終疑非子槁項黃馘人也

相與大笑漏四下止之宿不可竟去相約以次年之春  
再會于是園因為洞庭西山之遊及期未至君亦歸不  
數月而以病卒峯山為人坦率而易直領其神明瀟灑  
別有絕俗之韻撓之不濁其為庶常也一日院長集其  
儕而告之曰諸君甚清苦有厭承明之廬者否

天子方求可以守襄陽者吾當列上之峯山揜耳而走  
曰斯言何為至于我哉院長哂而弗咎也及校書殿中  
辰入酉出落落自喜不乞靈于要人之門旋受宮坊之  
擢且駸駸進用念其父年高遂請歸養既歸而無以為  
養乃授徒于長洲時下江撫軍陳可齋故同年同館也  
峯山不一過之撫軍聞其至遣人通殷勤峯山謝曰吾



館去城三十里俟有入城之便當造謁然竟不入城也  
吳人皆嘆以為不可及峯山惟以甘旨之故不能不出  
而授徒然其晨昏之慕形之夢寐其課子也每日授以  
經史之學暇則使之習書不令為科舉之業故年且二  
十而未應試曰吾待其學成則此小技者易易耳莫使  
人識田中先下稗花種子其論詩文最嚴故矜慎不肯  
苟作既成必有邈然之致不可以褻視者然不輕以示  
人而予于則有阿私之好云峯山姓宋氏諱南其字曰  
丹林浙之嚴州府建德縣人也雍正癸丑進士累官右  
春坊右贊善曾祖某祖某父某勅封翰林院檢討娶某  
氏峯山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

某日春秋五十有二子某峯山之死也其子哀毀吞金  
幾斃幸而甦其父遂狂號而病以卒嗚呼峯山而有罪  
歟天乎吾知其無罪也然則何以天之禍之酷也乃為  
文以哭而銘之其辭曰  
引身以養父乃不及終其天年離經以課子竟不及盡  
其薪傳嗟三命之荼毒兮挽九地之沉寃質之梁父與  
亢父兮亦曰莫知其然而然



鮎埼亭集卷二十

碑銘

王立甫壙志銘

鄞 全祖望 紹衣

立甫姓王氏諱豫字敬所浙長興縣人娶姚氏吾友蕙田之姊也立甫生員異稟其骨相臞臞就婚于姚氏蕙田與立甫為同歲其才相埒唱酬時相厄而蕙田之姊于十七史皆背誦亦頗欲鍼砭夫壻立甫出則遇敵手入則懼為其婦所窘益沉酣于學大放厥辭古文初學柳州繼而歸于半山詩則醇乎唐音也顧立甫有膏肓之病莫甚于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慎于擇交而傳染之



禍至逮入京師立甫故孱瘦神魂魄力不足以當大難况家貧甚銀鐙就道一無所資長繫五年其妻以望夫而出迨事解得出而芒甫已推困殆盡不可復振矣癸丑之夏買舟南下過予卧榻中悵然言曰吾一往消索不敢復與諸公爭宋號之長但願繼今以往寂坐深山窮經治史稍于學有所得東隅之失或可藉手以見子予曰諾乃至任邱故人為之宿留猶貽書于予謂志氣奄奄幾不可收束寄聲吾友願得良規以箴心疾則成我者也未幾抵家遂不通問蕙田以札來謂其居山頗遠不料其死之遽也立甫銳意著書其出獄也杭董浦方過予而立甫至董浦問曰患難之中所著多少立甫

曰無有也董浦愠曰古人遭患難正可立言何忽忽耶立浦謝之嗚呼豈知立甫雄心已為荼苦所盡竟不能待立稔也立甫初哭其妻謂予曰吾之負吾婦者不可挽矣蕙田自當有文以傳其姊然吾尚欲子之文以張之予逡巡未及踐約而今乃以志立甫者及其妻豈不恫哉遺文有孔堂小稿長興令鮑辛浦為梓以行世立甫最喜徵文獻王子予將赴秋試前一日夕立甫來視予偶與談張尚書水槎集中考證傾耳聽之神味津津火盡取所儲闈中檠燭續之雞三號童僕盡起席間燈火尚熒然立甫乃曰吾過矣子得無入闈而困也立甫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年四十有



一曾祖某祖某父某無子葬于某鄉之某原銘曰  
蘭而推玉而折欲問天其何說苔溪水共嗚咽有此文  
倘不滅

姚蕙田壙志銘

通經學古之士天每以阨窮加之或曰所以玉之于成  
也其信然乎則所謂阨窮者不過稿項黃馘三旬九食  
以畢其生亦已足矣而乃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  
之以孤茆如是而曰玉之于莫成之信也天而無意于  
斯人乎何故而于孤根薄植之中屈沆瀣之菁以篤其  
材天而有意于斯人也而所以玉之者適足摧殘戕賊  
之以至于死則司命者之權衡不知安在歸安姚蕙田

長興王敬所皆今世僅有之材也二人者為郎舅其讀  
書能冥搜神會真見古聖賢之心其為詩古文詞清雋  
高潔平視千古一時推為國器然而皆一貧如洗不克  
自贍其生蕙田尤疲羸長年委頓葯裏不去手寒暑風  
雨時若有鬼伯抗之敬所遭奇禍逮繫曹西者五載蕙  
田以其姊故益在多凶多懼之中終日涕洟敬所解網  
而歸不數年而死蕙田隻輪孤翼漠無所向痼疾益甚  
沉綿又十年竟死二人者皆無子嗚呼其可悲也蕙田  
之操行其視敬所為更醇敬所死予銘其墓不諱其生  
平疵類蕙田垂淚讀之已而相向噉然以哭至告聲長  
興令鮑辛浦在座亦沈澗而起今吾銘蕙田之墓辛浦



之死且三年矣誰其讀吾文者蕙田姓姚氏諱世鈺字  
王裁曾祖某江蘇按察使司祖某明經父某諸生娶某  
氏蕙田之為諸生也王提學蘭生唐太守紹祖皆知之  
欲為之道地然竟不果未幾蕙田以病瘵更無意于人  
世矣晚年益刊落枝葉所得粹然授徒江都遂卒焉吾  
友馬日瑄曰璐張四科為之料理其身後周恤其家又  
為之收拾其遺文將開雕焉可謂行古之道者也生于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五十有五從  
子某為之後葬于某鄉之某原所著有蓮花莊集四卷  
莊故松雪王孫之居也其銘曰  
蕙田之學私淑義門義門  
莫之或先人亦有言墨

守太堅蕙田不信禦侮兀然每逢異幟互有爭端焦唇  
敝頰各尊所聞而今已矣宿草陳根悽愴哀詞以當招  
魂蕙田嘗述義門之言以為厚齋不脫詞科中人習氣也予諧之日義門不脫紙尾之學習氣也蕙田大愠  
沈果堂墓版文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  
年來俱已實喪而吳江沈君果堂為之後勁果堂為人  
醇篤盡洗中吳名士之習讀書以窮經為事貫穿古人  
之異同而求其至是其為文章不務辭華獨抒心得顧  
閣淡喜自修世無知之者而果堂亦不甚求知于世大  
科之後有薦之者始入京方侍郎望谿李侍郎穆堂皆  
稱之予亦由以二公以識君君生平有所述作最矜慎



不輕下筆幾幾有含毫腐頰之風予以為非場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遂南歸兀兀著書其論文足與二陳稱敵手其窮經則二陳有所不逮也予往來江淮之上道出中吳必訪君君亦必出所著傾倒就予互相證明

天子求明經之士予以為果堂足副其選而竟未有薦之待詔公車門下者寒氈一席泊如也辛未之冬君著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矣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述耕石爭留予曰果堂正盼予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榷予迫于歲暮憇諸公詩酒留連之阻歸棹也是夜解維遽去而寄敬于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為對

床之語并讀其所新著之書不料及春而予有嶺外之行參<sup>長</sup>符相去音問不接孛生師稷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則舍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痛心者矣君諱彤字冠雲蘇之吳江縣人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君以吳江學諸生應徵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無子以其從子為後得年六十有四葬于吳江之某原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



之分邑也。君于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為天下分邑修志者之式。嗚呼！交游凋謝，歲歲作哀，挽撰志銘，老泪為之枯竭。而予亦衰病日深，今年幾死，嶺外歲晏歸來，一哭樊榭，再哭果堂，何以為情？乃重之以此詞曰：君于官禮湛思，精詣待我論定，始以問世。昔我有言，幸防輸攻墨守，倘發恐難抗鋒。感君之意，媿我爽約。序君之書，以懺前諾。

厲樊榭墓碣銘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于語言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為業，以養之。將寄之僧寮，樊榭不可，讀書數

年，即學為詩，有佳句。是後遂于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于詩。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為人所不知，而最長于游山之什。冥搜家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于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于世事，絕于諳又卞急，不能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為自得，其為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侍郎西岷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馬樊榭襆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之，始出穆堂閣學欲為道地，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官情，會選部之期。



近遂赴之同人皆謂君非有簿書之才何孟浪思一擲  
樊榭曰吾思以薄祿養母也然樊榭竟至津門興盡而  
返予諧之曰是不上竿之魚也嗚呼以樊榭為吏固非  
所宜而以其清材使其行吟于荒江寂寞之間以死則  
不可謂非天矣予交樊榭三十年初門馬嶰公兄弟延  
樊榭于館予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為職志  
連床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而錢塘踵為詩社予亦豫  
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太息今  
年予有粵游槐塘以書告樊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  
嗚呼風雅道散文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江淮之吟事  
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鶚字太鴻本吾鄉之慈谿縣人今

為錢塘縣人康熙庚子舉人生于某年日月卒于某年  
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  
弟之子為之後葬于湖上之某峯所著有宋書紀事一  
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于世又有遼史拾遺十  
卷樊榭以求子故果買妾而卒不育最後得一妾頗昵  
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快快矢志死是則詞人不聞  
道之過也且王遠不難謾婦翁以傳一妻而樊榭至不  
能安其妾則其才之短又可嘆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  
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  
悲夫是為銘其詞曰  
冲恬如白傳兮尚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



賢哲固亦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槩兮與握手以授琴  
樊榭茗上之故姬也

張南漪墓誌銘

南漪讀書極博其說經皆有根據必折衷于至是而尤  
熟于史其權史也尤精于地志幾幾足以分國初胡閻  
黃顧諸老之席其古文最嗜羅存齋于近人則喜顧亭  
林是其平生學術大略也浙有妄男子者客京師其文  
皆造險語奇字以欺人而中寔索然無所有或問之則  
取漢唐以來之書對曰是出某本賦詩則以用盡韻  
部之字為工方余在京師時力為人言其謬故妄男子  
最恨予其及予歸妄男子始猖狂而吾友中好奇者亦

多為所盡莫之止南漪入京師見而唾曰嘻是不足為  
樊紹述劉幾作輿臺何其無忌憚一至此也會妄男子  
正說經南漪投以帖子語其經義數十條妄男子噤不  
能奮遷延避去南漪不喜為場屋之文故科舉累失利  
甲子王侍郎晉川見其對策奇之置之副車丁卯竟薦之  
天子詔求明經之士梁尚書薌林又與侍郎交登啓事  
故南漪久留京師會召對之期在明年南漪乃有金  
谿之行舟至三衢暴病返棹抵家五日而卒南漪之學  
故未見其止即就其所已至者亦自足以有傳而其平  
日為文最矜慎不苟作身後屏當其篋不滿數十篇皆  
非其底蘊之所在惟讀史舉正一書亦未及十之五草



書散亂在故紙中予為科分而件繫之闕其所不可識者詮次得四卷其子抄而傳之不然南漪幾不免有寂莫千秋之恨是則可悲也南漪嗜酒然易醉其家與予寓隔一巷嘗與施慎甫飲予坐正酣暢極口論文慎甫傾耳聽之俄而目直上視旁皇四顧大罵不知其所罵者何人也予命奚奴扶之以歸南漪下階踣于草間慎甫救之亦踣罵聲猶南南觀者大笑由今思之不異山陽之笛也南漪姓張氏諱燿字曦亮杭之仁和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七葬于湖上子三埏堦堦為諸生屬銘予于其銘曰

文如鄂州厥壽亦俾小泉翁志其幽贈君私謚曰醉侯

萬循初墓志銘

循初以乾隆改元之歲入京應詞科之薦年甫冠時人盛稱其詩然予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又十年過齊次風于淮上次風為予言循初學稍進近人未見其比予始心重之然終未知其底裏也今年循初卒惋歎累日已而汪生孟銷來出其彌留所寄柬言病已不可為以遺書為記平生所辦香者雙韭之文而雙韭知我未深幸為圖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然予安足以重循初而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



家如肉貫串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荊州石茗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纂于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汾陽之田可歸也梨洲弟子半江南而得其傳者海寧陳言揚也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尚稍疏至諸家而益密定九尤集其成乃定九晚年矍矍欲得高材生以受其書竟無有吾友朋中不泛好古之士然罕有工此術者姚江卽子晟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

晟嘗欲予序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晟卒欲卽家抄其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歷呵麗唱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術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卽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循初也詞章之士云乎哉梁少師薊林續修通考延循初以董其事少師醇謹少所可獨醉心于循初其病也為步至秦侍郎樹本邸商其葯物及歿如失左右手會以扈從南下見予于杭語及循初唏噓久之循初姓萬氏諱光泰一字柘坡嘉興秀水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曹氏生于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庚午年某月某日乾隆丙辰舉人某年三十有九無子甚矣其



茶苦也。葬于某鄉之原。其遺書皆藏汪氏。其銘曰：歿而猶視乞予之文，予文不稱，何以晤君人生如此。天道寧論。

河南禹州牧藥齋施君墓志銘

藥齋以拔萃入成均，奉大對。

世宗憲皇帝命往廣東揚歷，知縣以課最得召見。

今上知其有母，移之浙江再試。二大縣前後共十五年。

始由得清遷河南之禹州，尚未赴前，為縣尉所誣，解官。

聽勘藥齋平生自好，驟遭毒噬，不勝其憤。大喪頗知之，

深加慰藉，欲亟白其獄。而藥齋已病不可為，遂卒于杭。

之寓寮。君子哀之，藥齋為愚山先生之曾孫。學有宗傳不

不愧其家。兇粵中巨豪，憑其城社，大吏莫能誰何。君杖

而錮之。浙東奸民煽動，大吏欲勦之。君以靜鎮之，而自

息其才，詣有過人者。其令新會，嘗葺白沙先生祠，又嘗

遇莊定山，後入于逆旅，而周之。姚江為黃忠端公贖祭

田，皆非今世俗吏所有也。愚山先生詩集舊為張尚書

伯行曹通政寅所開雕，而未及其文。藥齋始書板行之。

又為之年譜，乞予為文以糾志狀之謬，而補其脫先世

中明先生羅文恭高弟也。藥齋不遠千里，以學錄寄予。

表章孔亟。愚山先生與蔡士美葺宣城前輩詩為苑，為

藥齋續之。予謂當稱宛陵羣雅，不當宛稱雅。藥齋曰：何

謂也。予曰：恐無以別于南陽之宛與宛丘也。藥齋曰：子



言乃吾先生<sup>子</sup>之功臣其虛衷如此所至聚書雖在官衙  
不廢稽古嘗緇閱至夜分風吹其燈爇及長髮<sup>鼻</sup>左頰亦燬  
次日予適過其署相視而笑夫以常理論之以藥齋之  
勤慎和平愛民下士善氣所萃不應以終凶而竟橫罹  
憂患年甫踰四十而死無子其開雕年譜之成病已劇  
讀予序僅一過竟未及覆視也身後大吏窮竟其事皆  
無有其尉反坐以去然而歸袵蕭然斥賣及書卷平時  
賓客交游無<sup>至</sup>志者惟吾友杭堇浦一人不替歲寒之誼  
抵家太宜人亦遂以哭子死及倫之恸備矣明年其兄  
來乞予銘嗚呼藥齋蓋嘗請予表其贈公隨村先生之  
墓言之頻年而怪其行略之不至也叩之則曰予淡泊

衙門而吾以先墓之文為屬可無以將意乎然金魚塵  
甌尚有待也言猶在耳而藥齋之墓已然隆矣藥齋姓  
施氏諱氏念曾字得仍寧國宣城縣人世系見愚山先生  
年譜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  
日享年四十有二雍正己酉選貢生以詞科薦皆子予  
為同館娶梅氏從子某其後也葬于某鄉之某原銘曰  
國狗文瘳于今已雪其如逝者不可復活敬亭之山以  
埋君骨

### 方定思墓志銘

定思姓方氏諱道章字用安江南之桐城縣人今為上  
元縣人故侍郎望谿先生之長子其家世見予所作先



生神道碑定思生于魁儒之門顧少罹禍患望谿先生以連染入旂籍定思遂補八旂博士弟子先生得改原籍定思始入太學舉秋試其性落落不甚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嘿然令人廢沮顧獨暱就予所言多合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予叨望谿先生愛最篤然侍坐說經時或與先生不甚合則爭之定思在側嘿而不語退則竊語予曰子言是也望谿先生持古道以此或為少年飾貌者之所定斯思每以見問予曰是人未可信也定思輒攢眉曰吾故知之先生每有所行亦未嘗不商之定思或不相中定思必來告令予更向先生轉移之蓋定思之在家庭非但能承學業而已也然先生既以直言

得罪津要不安其位而定思亦復耿耿為諸公所畏忌故相尤惡之于是以一孝廉待試公車卒不得成進士先生既放還定思蕉萃里門食指甚繁終日米鹽之間以至于死定思為古文雅有法家然未嘗輕以示人望谿先生八十予過白下定思飯予于湄園不數日予遽東歸次年而定思卒又次年先生始卒嗚呼以定思之骨力不肯隨時上下其人非晚近所有而一無所試而死其所為古文詞以其不肯苟存無一傳者上之不得比于原父之仲馮次之不得比于道原之義仲遂將泯滅其可慟也定思不安可人人亦無知之者但盛相傳譏其不近人情知之者莫予如安得不銘定思生于安某



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春秋四十有六娶某氏八子長者已舉賢書其第六子予墳也方予別望谿于潭上先生謂吾老未必久人間篋中文未出者十之九願異日與吾兒整頓之豈意定思先歿而先生亦隨下世而予奔走五千里外未踐斯約是則負疚者矣其

銘曰

望谿之學空負盛名寔罔知者坎壈一生君承家學亦復骨鯁固宜衆惡咎茲獨醒世道日衰江河東下可憐赤鯉萊甕所託故人有我知君之心作此銘詞奏以素琴

陸茶塢墓志銘

茶塢姓陸氏諱錫疇字我田吳人也研北先生之子吳

中臺榭甲天下而以水木明翠園為最竹垞先生所為作賦者也其地當靈巖之上沙經始于徐高士介白而歸于陸氏竹垞最與研北善每游吳必下榻于是園故茶塢少而受教于諸尊長宿長而學于義門先生其人伉爽卑視一切義門之學縝密從事于考据最精而茶塢不求甚解畧觀大意于師門為轉手然義門甚許之性剛苟所不可直斥之如狗及觀其詩則又柔腸麗句淵源西崑予嘗誥之日考為人不肖其詩性嗜客尤豪于飲而最講求食經吳中故以飲饌誇四方研北先生已盛有名至茶塢而益上每膳夫聞座客有茶塢輒失魄以其少可多否也家居無日不召客一登席則窮晝



繼夜雖括頤相對不厭予于酒戶亦頗為朋輩所推然  
深畏茶塢之勾留不五日即病往往解維而遯茶塢謂  
予曰是所謂以六十里而畏人者也坐是遂以好事落  
其家家愈落好事愈甚年來世故局促吳之富人多杜  
門謝酬應無復昔時繁華之盛而茶塢獨竭蹶持之顧此  
猶茶塢之小者生平篤于師友之誼義門身後遺書星  
散茶塢話及之必痛心其乞予為之表墓也流涕讀之  
陶太常穉中茶塢之心友也亦流涕而請其志幽之文  
友朋急難無不濡首滅趾以從之特以力不能展其志  
時時仰屋而吁而亦竟以是蕉萃而歿予之交茶塢也  
以祁門馬嶰谷一見即傾倒嘗曰謝山無終老山林理

不知其言之不驗也予游嶺外一病幾死病中夢過水  
木明瑟園與君坐紫藤花下啖蓴羹君復以酒困予予  
曰此伏波曳足壺頭時不復與君抗也醒而異之以為  
微幸生還一踐此景豈知茶塢已棄我而去乎茶塢卒  
其子尚少吾惇明瑟之廷有塵而竹林之壚且圯也茶  
塢年六十有四娶某氏子一某其卒也于揚州嶰谷為  
之任其後事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銘曰  
四海論交不媿孔融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一朝化  
去誰其共蒿里之懽悰



結埼亭集卷二十一

碑銘

五嶽遊人穿中柱文

鄞 全祖望 紹衣

南雷黃氏之講學也其高弟皆在吾甬上再傳以來緒言消歇證人書院中子弟不復能振其舊德求其如北山之有光于朱蒙齋融堂和仲之有光于陸者吾未之見也慈水鄭先生南谿其庶幾乎先生于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後卷籍散辭佚失乃里而出之故城賈氏顛倒明儒學案之次第正其誤而重刊之先是尊府君高州欲立祠于家以祀南雷而不果先



生成其志築二老閣于所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秦川  
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邀  
之與祭使知香火之未墜也又言于提學休寧汪公謀  
其墓田初南學之卒也託志文于高州而未就至是先  
生以屬之予四方學者或訪求南雷之學不之黃氏而  
之鶴浦即黃氏諸孫訪求簿錄亦反以先生為大宗蓋  
其報本之<sup>勤</sup>而篤也顧或疑先生之學不盡合于南蓋雷  
以為南雷當日雖與二氏多還往而于其學則攻之甚  
嚴令先生之喜禪幾于決波倒瀾無復隄限南雷最斥  
潘氏用微之學嘗有書為萬徵君李野駁之凡數千言  
而先生于用微求仁宗旨許為別具隻眼南雷汰存錄之

作言明史者皆宗之而先生言其門戶之見尚未盡化  
予則以為先生<sup>宿</sup>實根實與葱嶺相近故雖儒言儒行而  
圓頂箬笠居然竺先生氣家亦嘗與之反覆其異同而  
墨守卒不可化此乃明人近谿復所海岸一輩用微之  
學予亦嘗舉其疵類以相商榷先生不以予為非而謂  
近世士不悅學苦心如此人者正自不可泯歿是固平  
情之論也至疑南雷門戶之見未盡化則最足中明季  
諸公之病者要之先生講學其泛濫諸家不無軼出于  
黃氏範圍之外而其孤標篤行持力之嚴則依舊師門  
之世嫡也生平以友朋為性命然詩酒過從以至書倚  
往復無一不歸于學萬編修九沙七秩同人共祝之先



生揚解而前日吾祝公耄而益勤不知老之將至上以  
紹庶園先生之學統近以紹充宗先生之學統而已矣  
他非所及也其祝陳南皋亦以怡庭先生之薪火勉之  
嘗勸李東門講學東門謾譏之曰今世之講學者特欺  
世以盜名耳吾不屑為也東門卒先生哭之慟曰聽君  
之放浪山水而終無所得是予之罪也夫萬磁州西郭  
被徵先生謂曰按以古人出處之義當辭之西郭不能  
從中途而寄教曰吾悔不用良友之言予在京師先生  
歲必傳語曰長安教利之場陷溺人心不少當時時提  
醒之西行訪求李二曲高弟則友王豐川北行求顏習  
齋高弟則友李恕谷浙中求明招麗澤之傳則友王鶴

潭而尤服膺二曲反身之教每與予相見未嘗不諄諄  
三致意焉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夫豈葱嶺之徒所能收  
拾者乎家居祭祀皆依古禮不叅以世俗之俎豆視牲  
告濯無不躬親未嘗見其稍俛巫覡不得入其門家人  
有為非鬼之享者舉而覆之于廁西成所入惠及三黨  
竭歡盡忠不以為厭蓋數十家待以舉火有佃人負租  
詢之知為慈湖先生之後也盡捐之守令有願見者謝  
不往以明經貢太學應受籍于選部亦不赴先生固用  
世才其綜理庶務幹力精悍乃其于勢位則泊如也自  
署曰五嶽遊人其于五嶽已歷其四獨衡山未至日留  
此有餘不足之精神以還芒屨可也今春語予曰明年



為予八十終當南行以畢此志未幾而先生逝矣先生  
諱性字義門別號南谿浙之慈谿縣鶴浦人也以故按  
察副使溱為祖世所稱秦川先生者也以故知高州府  
梁為父世所稱寒村先生者也生于康熙乙巳十一月  
二十六日卒于乾隆癸亥七月十日其年七十有九娶  
仇氏子二大節中節俱國子生先生為其尊人治喪未  
嘗用世俗七七之期至是二子守其家法夫是說也發  
之韓李二文公以關佛也而先生遵之然則誠非葱嶺  
之所能收拾矣所著有南谿偶存葬于高州墓旁今而  
後南雷黃氏之緒言恐益衰矣其銘曰  
孔耶釋耶雙探珠鴻溝濕合為一區學成五嶽恣所如

要其醇行老不渝歸根復命在吾儒我銘其幽非貢諛  
和 平涼府蔣公墓表

太史公作史記特立循吏列傳循吏非廉之所能盡也  
而必以廉為本周官六計之說蓋有見于此世風日下  
其不為泉盜所汗者蓋亦甚難吾鄉平涼守蔣公真循  
吏也而其廉已甚令公之役未幾時其子孫貧不能  
自支廉吏果可為耶

天子方修國史如公者一朝牧守之冠冕也乃為之墓  
表以作史局立傳之底本公諱兆龍字御六浙之寧波  
府鄞縣人也康熙辛未進士釋褐知雲南浪穹縣遷知  
直隸保安州移知湖廣歸州而遷刑部員外郎知廣西



平涼府罷官公為宋宣和閣學之後自丹陽來鄞明嘉  
靖中提舉洲以書生受胡梅林尚書之辟招降王直有  
大功為忌者所抑而罷公族祖也公四歲而孤依外家  
而成立甫就塾即循循有規矩刻意厲行非禮不言非  
禮不履放蕩之士見而迂之嘗授徒會稽其主人豪家  
也變重不輩出入交醋無甚防閑而公正裕危坐從無  
流視侍兒嘆曰真聖人也又嘗授徒錢湖主人相得甚  
驩一日襤被竟歸叩其故不肯言久之方知其因奔女  
也其為政也以學道愛人為先務民有以爭訟至者呼  
來閣前諭之以禮勸之以情絮語若家人之相戒訟者  
多內媿請不竟其在保安嘗有奸吏見公慈良為以易

與暮夜挾兼金求人出罪公立予杖而禡之于是胥吏  
輩驚相語以為使君煦煦易與耳不料其難犯若此揚  
歷疆南谿洞苗蠻襍還及移畿輔有勳貴莊戶所在公  
以至誠撫之莫不帖然西曹尤重民命每逢訊期反覆  
詳審關節既絕乃以貨諸于公之子無敢應者而公署  
終歲如洗典衣沽酒書帖乞米號寒啼飢無日不有是  
時朝廷久道化成上下共為博大之習苞苴之禁不甚  
肅京師遊手之徒爭求為內外官寮執役謂其餘潤可  
艷也獨相約莫事蔣大人登公之堂不過長頭奴數人  
赤脚一婢蕉萃其容自相姍笑以為居官如此徒苦吾  
輩而公油然自得其樂其至平涼西陲方用兵軍輸旁



平日不暇給公悉心以應之會大將軍過平涼公供應  
簡淡遂以罵馬不稱被劾平涼之民叩首于制府乞留  
公卒不能得雨泣送之公既免歸尚令償馬直卒無以  
給日為諸子講易及卒家無以治喪聞者哀之公平生  
未嘗留心術數之學頗能豫定屬纊時日卒不爽里中  
皆以為怪予謂此心氣清明可以前知耳伊川謂董山  
人亦無甚祕學顧豫知伊川見訪于一歲之前蓋其虛  
靈有以致之公之謂也生平亦未嘗作詩及臨終口占  
一首端坐而遊嗚呼自官箴之既替故近日之以清操  
自持者如蓮之出於泥中愈增其芳康熙中諸老如廣  
海陳清端公河南張清恪公公湖湘陳恪勤公稍後出者

錢塘沈端恪公皆以此得大用而公獨回翔下吏叡聞  
不得達

黼座一蹶不振夫非命與公之分校戊戌禮闈也桐城

張相國錢塘徐尚書之子並出其門而人以為私族

子下第而人以為矯蓋其素行孚于人也家居時乘

肩輿出衢巷間適有資郎得罪于諸生誤認公輿以為

資郎之輿環而擊之碎其蓋公亟下問故諸生惶恐甫

聞踵門謝過公笑曰孔子貌似陽貨匡人圍之以為陽

貨也非孔子也諸君何尤焉揖之升堂茶話而別其雅

量有如此者公之居官無赫赫之名其遺事多脫落獨

望則五尺童子能言之嗚呼吳廣州之流與陽道州之



流與

李東門墓表

李太學暉字寅伯一字東門郵人杲堂先生子也杲堂艱于得子四十後始舉太學初墮地面上有如小耳者數十為繫去之稍長右頰有癩作鴉青色有相者見之曰此海外阿羅漢化身也負才氣頗任俠杲堂讀書雅守繩墨不肯稍有疎略而太學不耐章句之學通其大意而已杲堂文詞簡練組織嚴于肆度而太學信筆立成既冠梨洲黃先生見其詩曰是能獨開生面者而鄭大寒村尤喜之鄭南溪謝北溟萬西郭為四子之集太學為之長性好遊春則渡錢塘探河渚入姑蘇遊鄧尉

直至花信更番告畢而歸秋則觀曲江潮徘徊桐廬一帶坐待霜葉盡脫始去至于四明二百八十峯則其屐齒所晨夕也其遊錄每一年足為一集座上之客常滿頗不善飲而喜召客其自監司牧守鎮將薦紳先生騷雅游客以至劍俠術士沙門道流參錯旁午不可究詰四方之士至甬上無不叩李氏而太學傾筐倒庋待之各以其差無棄者百函並發半面不忘自朝至暮不以為倦善治具其出門亦必挾客挾客則其具連車兼舫生者熟者炙者醢者醬者醢者醢者蜜者晨晷徂鯉春韭秋菘莫不克收蓋自太學逝而吾鄉遊人驟衰風流顧盡萬西郭曰東門本用世之才遭時不遇以致柘落



江湖放棄詩酒然其瀟灑跌宕要足以自豪矣尤留心  
甬上水利時時為當道言之卒年七十有五所著松梧  
閣集其任處特與寒村相近云少時嘗豫證人之社然  
不喜講學或勸之則曰今世之為此者特希世以盜名  
耳吾不屑也語雖放誕然亦未嘗不切中近人講學之  
病三子長世兼次世言而世法尤與予善能承先志開  
雕兩世未刻之集行世且以十世通家之誼屬予表墓  
媿燕文之荒率也

陳文孔塘壙志銘

先君諸執友所最心折以為足追齊古昔者莫如同里  
二陳磊落英多有志于孟荀正學之統其才力亦足以

副之者裕齋先生是也醇深縝密力距詖淫篤信所學  
而不變者孔塘先生是也乃二先生皆以窮死將無古  
學之累人遂為造物所厄不至于蕉萃殆盡不止其信  
然耶嗚呼我無以知之矣先生諱昌泗字魯水別號孔  
塘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裕齋少與  
先生同筆研其所指歸在洛閩奮然思承其緒裕齋才高  
而先生心細互相討論以成水乳讀書于城西之桃源  
書院高視濶步非禮不復時時以正議扶末俗村夫子  
以為怪顧窮甚束修所入不足以供八口之衣食乃以  
京房易傳賣卜巧發神中至其持論如蜀莊必依于孝  
弟忠信不徒以禍福休咎動人垂簾焚香暇則賦詩自



遣累試于行省不見售于是世人益笑其迂友朋燕集  
裕齋輒于酒後撫先生背嘆曰若非老 不益令我  
茫茫孤另耶乃未幾而裕齋卒先生誦于集輪杜門株  
守鷄衣藿食時或不給則佐以岐黃之術高歌出金石  
忘其窮也生平學術出于一誠故其造詣篤敦而純備  
無不自體認中來法言法行造<sub>次</sub>不苟蓋明儒康齋莊  
渠之流晚年見予所作說經之文輒然喜曰是深寧東  
發一輩也將來何以測其所止但惜不令裕齋見之先  
生之于予似有投分遂成阿私之好每見一紙必連擊  
節又申之以後望焉豈料予三十年來之荒落一至此  
也生于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雍正某年某月某日

得年七十有四娶鮑氏子某先生卒後不久亦死有孫  
二人尚幼先生古文學朱子詩亦似之有孔塘集葬于  
某鄉之某原其銘曰

先生語我科舉之害六百餘年誰啓厲階至今昏墊其  
勢滔天敗壞人材極重難返辱不可湔所以志士耻言  
歆羨以成畔援嗚呼先生不見世上賣藝鬪鬪但得富  
貴足以自豪門赫戶然而乃老死妻子窮餓沒世顛連  
彼一坏土稽古之力荒草芊芊

### 董次歐先生墓版文

先師董子諱正國字次歐別署南岡浙之寧波府鄞縣  
人也明翰林改補四川監司檇之元孫諸生光臨之曾



孫高士非能先生士相之孫湖上社老曉山先生劍鐔  
之從子徠山先生德鑑之子非能先生于國難後父子  
兄弟互以遺民之節相修詳見予所作曉山墓文中  
先生家世舊德讀書有端緒顧不務經生業其父友錢  
侍御退山宗徵君正卷舒學博后村皆契之謂其詩古  
文詞可以名世年二十見儕輩有作制舉之者文請于  
父曰兒亦可從事于此乎父笑答之姑試姑為之先生援  
筆成文浩汗四五里言其中有若檀弓者有若莊列者  
有若屈騷者蕩然不諳格律而筆力高絕于人一堂見  
之皆驚乃取世之所為制舉文者而習之則稍稍就繩  
墨遂以此雄于世然先生精力所注不在焉故終身于

場屋不利古文高處似韓公次之不失歐陽少師籬落  
詩則風格臞臞鉛華洗盡而其治經之所長尤在六書  
蓋成于苦心孤詣深造自得而非世俗之學也而窮老  
于諸生講席所至戶屨恒滿然不過以經生業授受無  
能發先生之光氣者于是頽然自放著述亦日以散漫  
不復收拾晚年尤困悴雍正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春  
秋七十有二董氏與吾家世好先宮詹公于翰林重之  
以婚姻先生欲以女妻予期有日矣會予沉疾不果未  
幾遂侍講席予少無羈檢酒後放言肆出多見罪于長  
者先生最持崖岸然予輒妄前爭論經史先生獨優容  
之曰吾門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見其大成也先生之



所以愛予如此者今歿二十年矣門戶衰落諸孤軟弱遺文僅存百一當日後堂絳帳更誰在彭宣盧植之間而予奔走風塵無以報陶鑄之恩愧何如矣先生娶某氏再娶某氏三子葬于某鄉之某原

陳裕齋先生墓版文

嗚呼昔王深甫之死而荆公為之銘以為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于至命弗止夫以生才之難豈以其道不任于天德不酬于人而忽然以死吾于陳先生裕齋謂可移荆公之哀深甫者以哀之先生之讀書也磊落崢嶸直取其大義微言之所在而拔出乎一切其于聖賢之言一一欲取

而見之施行又非腐儒高談性命狹隘空疎之比也自其少時侍其親皆按禮經所言以為程度而出之以至誠其居喪所謂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變除之節無一不中乎禮三年之服既除而孺子之慕弗替故雖里巷之門亦皆歛容稱之以為真孝子也友朋羣集聚先生岸然如巖師毫髮不少假借而苦詞忠告聞者雖未能盡從要無不悚然及講求宗法即毅然欲取而行之定為大宗小宗改易世俗之所稱宗長者以行祭禮其族人

大譁而止至隨意為古文時文落筆踔厲風發皆有至理精氣行乎其間其于近世作者視之蔑如也嗚呼當今世而求以韓孟之徒自任欲貫道與文而一之者此



絕無之人也先生居然以之自期而充其才力雖未必入其域而優為之要必大有可觀者則似乎先生之得天益非偶然而豈知其阨窮潦倒三十七歲而死時先生館汝陽疾作亟歸卒于逆旅從者買棺殮之悲夫先生諱士良字宗獻裕齋其別署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其高伯宗<sup>祖</sup>為副使槐在明正德中守撫州討寧藩有功者曾祖篁諸生祖邦訓通邦父登諸生妻張氏繼娶黃氏吾中表姑也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子培先生嘗讀書桃源書院院中有佛像其手指墮地跳躍不止見者皆失魄先生取而踐之于足踏碎之投茶竈中于是村落中傳語以為陳秀才大物

也今不特先生之學未見其止而其言亦未及立身後遺文章草草勵數十首使予不為傳之後之人其孰知先生之志之大與才之高者乃為之銘曰  
高視濶步前無古人鬼伯害之埋諸秋墳白楊淒風助我酸辛

翰林蔣厓先生穿中柱文

先舅蔣厓先生姓蔣氏諱栻之字秀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蔣氏在寧有三宗其一為宋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裔自天台遷奉化再徙于鄞其一為宋尚書學士獻之裔自丹陽遷其一為宋元祐黨人之奇諸子之裔今慈水鳴鶴場之蔣也而先生之所出自諸暨乃宋給



事中邦彥之後明初始遷鄞外曾大父諱維衛外大父  
諱芬皆以先生貴贈如官先生世為清門以讀書敦行  
模範學序頌累代隱德弗曜曾大父以祭酒有名諸生  
早世先生祇四歲先太孺人祇二家歲無負郭之產外  
大母以女紅上奉耄舅下撫穉孤凡十有五年而先生  
學行有成太孺人亦稱淑女人以為苦節之報吏部侍  
郎滄柱仇公一見先生以畏友待之先生少為舉子業  
所至輒冠其軍因戲為人代筆其三人皆第一人其一  
人第二遂以此獲譴于學使者曲阜顏公然顏公惜其  
才難以功令褫中服而次年又詔之試復冠其軍先生  
亦遂以此愈得名十室之邑五尺之童莫不傳其制舉

文字以為津梁顧先生所擅長者其寔不在此特兔園  
中以此為先生重耳先生詩極似香山太傅先生查田  
一見而心折焉古文頗近張文潛儼語亦得涪溪一輩  
家法顧先生皆不肯輕作乃躋蹙于場屋年幾五十始  
見貢于布政司公車累上復不得售有巨公方主文柄  
招先生往一見欲以關節授之先生謝不往曰世豈無  
張文隱公余文敏公其人者二公者前明嘉靖中暗搜  
震川之考官也又餘年始見中于禮部選入中祕逾年  
詔歸選司補外先生亦無意于功名之事浩然而歸家  
居三年而卒得年七十有一初娶柴氏再娶裘氏晚娶  
董氏子四女四孫女三葬于城西之浮石先生為人坦



率樂易不立標格不設城府然有所不合未嘗詭隨分  
巡寧紹台道王某市井人也嘗延先生課子力辭不獲  
勉就之解館而後絕不復往還性最孝外大母病自藥  
餌以至厠踰無不身親寡孀無後事之與所生同羣從  
兄弟友愛一體友朋患難傾束修所入以助之故授徒  
幾五十年羔雁稠疊然随手而盡歿之日諸子無以為  
殮其可哀也予之少也最為先生所喜稍長而倔强不  
甚帥教先生頗有不釋然于中者嘗與先太孺人微及  
之先太孺人笑曰黃山谷之諸甥無不稟其詩法而徐  
師川獨不謂然其水濱濠上之答可謂妄矣山谷之詩  
豈師川所能及然而師川亦自有其可傳者李可同晚

年家居大為其甥曹仲禮所苦亦不以苦空同也兄其  
休矣先生為之引潘而去及予追隨三館又同被左遷  
或曰當事者惡予因以及先生乃予歸甫一歲游丁內  
外艱方仗庇先生視予猶子或垂怜荼苦而先生猶逝  
棘人藥藥其又何以自存耶中表諸弟以穿中之柱徵  
又爰再拜而志之

端孝李先生窆石銘

端孝先生姓李氏名景濂字亦周浙之寧波府鄞縣人  
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孝子生四歲喪母踰年其父再娶  
何氏而父又死家故貧何年十九欲守節而媒氏輩欲  
奪之孝子聞潛偵其人于道以錐擊之馳歸母前且拜



且哭自陳其故母大慟相與奉其父粟主于是誓相依  
終身其被錐者亦內媿不敢至孝子自是刻苦勵行事  
母務得其懽母性嚴稍不怡輒長跪泣請受杖母性嗜  
酪孝子曰從市中求之雙手端捧歸如鳥趨翼市人怪  
焉久而訪知之羣為讓道母患疾孝子出則走諸神祠  
祈請入則親滌中裙廁踰七年如一日母家亦貧迎其  
舅養之有死喪者殯且埋之母歿孝子年已六十廬墓  
三年尚嗚嗚作孺子泣于是里中無不孝子者先是其  
母之誓死守也遂毀容垢面親表無得見者及將葬親  
之壙所負土哭散震林木既及格遂以節得旌至是而  
孝子亦得旌論者謂孝子必不欲舉少年事以掩其親

當諱之予謂非孝子不能以孝成母之節非其母不親能  
以節慰子之孝所謂相得而彰也于是作凱風說以示  
之于是論者始息孝子自年二十即棄儒業治醫里中  
人皆稱孝子良醫也及予與孝子之子同遊見孝子之  
詩甚工乃問之曰尊先君何以棄儒桐不肯言固叩之  
則曰歎先君之棄儒自丙戌以後也是時先君雖年少  
驟遭易代不知

之乎其命維新而頗橫一故國之感于胸中但欲屈身  
奉母而已其時有<sup>孫</sup>先生斐公者故諸生也謂先君曰  
曷從我賣藥以奉甘旨乎先君欣然從之其後先君年  
八十語及此未嘗不流涕闌干也嗚呼孝子之孝不特



吾里中人知之而大吏亦知之

天子亦知之者也而豈知孝子之不止于孝者則固無一人知之者耶往予嘗為范孝子作紀事紀事嘆其大節之祕而不傳今又得之孝子何吾鄉風俗之厚一至于斯耶孝子生于明天啓某年月卒于康熙某年月日得年八十有六娶高氏繼室顧氏葬于某鄉之某原子四梓松柏桐而桐為府學生積學敦行有父風與予善端孝先生則家君所為定私謚宅乃為之詩曰  
凱風寒泉寔勞我心有母聖善不須苦吟女貞之樹在我堂陰一其乃遭喪亂葯籠自晦涉彼南陔白華是漑志潔行芳布衣不害其皇皇雙闕再世烏頭有母表閭子

可無有尤子表閭母又何求其不見墓門葱蔥佳氣上

有靈禽爰上爰憇下有紫芝遠茲階砌其

知永昌府董公墓表

永昌董使君之中子曰竑季子曰宿皆于予為吟社中好友乞予表使君墓者五年矣予荏苒未答也及續收甬上耆舊詩已為使君立傳詳述其鄖陽不肯安闢草萊及滇中爭礦局事以為古之循吏蔑以過此及錄其傳以告二子曰詞無可更設矣昔溫公序道原十國紀年則不復志其墓使義仲即以序勒石置之壙中是故事也顧二子猶頻年請不置惟金石文字之例所當具者世系生卒孫子之詳他文所弗能備也則為按其年



譜而書以復之董氏本出東漢孝子黯之後累遷而復  
為鄞人明時簪笏最盛有為給事中御史翰林者有為  
兵部侍郎者使君之大父應遵以素封著乙酉閏六月  
荷戈從太保錢忠介公旅里幕府毀家輸國官大行事  
去逝禪大梅山中師事法幢與桐城方授等為世外交  
使君之父德魏郭行不怠睦邨遍于里中梨洲先生嘗  
志其墓善教子故先生弱歲而講經史于萬八徵君季  
野舉文于范太守華山又得詩傳于婦翁謝公子莘野  
皆有源流使君之入仕也其家門尚盛田園連阡陌奴  
婢過百口及揚歷南北三十年先世之膏粱日剝月削  
以資薄官爨下絕粒逋亾相繼身後無以治坟墓諸子



